

铁花仙史

序

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欢离合，以供人娱耳悦目旧矣。然其书成而命之名也，往往略不加意。如《平山冷燕》者即才子佳人之姓为颜，而《玉娇梨》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弁之。草率若此，非真有心唐突才子佳人，实图便于随意扭捏成书而无所难耳。此书则有特异焉者。其所叙为儒珍、若兰等才子佳人之事，而其名则曰铁，曰花，曰仙，无与于才子佳人也。骤焉阅之，容亦有药不依症之诮。迨寻绎再三，而知作者实故意翻空出奇。令人以为铁为花为仙者读之，而才子佳人之事，掩映乎其间；以儒珍、秋遴等事迹读之，而若剑、若兰芙蓉、若宸诸仙者，复旋绕于其际。要使不漏不支，分明融洽，双管齐下，虚实并到，如八股关动起体。此作者铸局命名意也。噫，亦奇矣哉！

三江钓叟漫题

第一回

文富阁婴谐秦晋

诗曰：

风流何事不成群，智拙才唇各有情。
异神奇葩夸富贵，埋蚊隐蛰诧青萍。
退归林下怕山水，坐醉花间结晋秦。
从此赤蝇凰系足，枉教情薄似秋云。

话说先朝全盛之时，四海共庆升平。武林西子湖边定香桥畔，有一个名园，唤做埋剑园，乃是钱塘蔡孝廉号其志的祖遗之园。他始祖曾为宋将，后来因见权臣持国，武将无功，遂罢官归隐。即于定香之侧，叠甫屏之石为山，引西湖之水为沼，花木成蹊，亭榭悉备，又将自己所佩的一口宝剑，埋于园中，以志不仕终隐之童。后来子孙相传，蓬以埋剑为名。止因宋没元兴，兵端不息，渐至年久事非，业成废圃，几为汾阳故宅。幸得其志性情，恰与始祖相符，遂又清复故址，从新修葺得朱栏粉墙，比旧更胜。但因性癖山水，将械中宅院封锁，与妻符氏并懂仆十余口，迁作园居。

这年其志秋场报捷，未免忙了月余，久不窥园。一日稍暇，乃邀了一个莫逆好友，也是其年新中的举人，姓王名悦，两人极是意投道合，最相知的，所以这日其志一闲，就请了王悦来家，同至园中赏菊。两个正尔游玩，抬头忽见

荷花池畔，太湖石前，数枝牡丹开得十分娇艳，色兼虹白，香韵袭人。忙近前玩之，方知乃是芙蓉，朵作千叶，大若牡丹，而芳香冠于群花。其志不胜奇喜，以为此地从不曾栽植，何忽得此妙种？灌园人道：“相公还未知此花奇处。初开时乃是雪百的，到得将残淡红，愈凋愈红，渐至谢落之时，色如喷血凝丹。必应相公今科连捷，故人杰地灵，生出这个祥瑞来。”其志笑向王悦道：“花岂无种而生？弟实不信。”王悦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昔时孝里庄园，从来不曾栽种牡丹，其年忽生出一种牡丹来，至明年三月花开，始知为紫色牡丹，甚是烂灿。时有观察某者，见花甚爱，欲分一株。可煞作怪，才掘下尺余，见一石如剑，约长二尺，如玉之润，似铁之坚，上篆二句道：‘此花琼岛飞来种，只许人间老眼看。’自此之后，其花遂凋，不复开矣。今吾兄此花禡无琼岛飞来之种乎？”其志道：“然则此花之下，亦有石剑在耶？弟但闻始祖之时，建造此园埋剑之传，以名是园，但亦失其处。若然，则始祖之剑或亦在此花下乎？今可掘之，以发数百年之奇，未为不可。”王悦止之道：“此乃灵芝发穗彩斲生花，是应吾兄发迹之瑞，岂以云仍相传之谬，而泄此实在之瑞征乎？”其志含笑而止。乃叫灌园人将酒席移在花前，玩赏尽欢而讫。两人就于园内书房安歇。次日复饮花前。一连作十日之饮，直至花残，王悦方别。其志即于花畔营一小阁，额为“文官”。这正是：

爱花营小阁，征瑞启名园。

说这王悦，自与蔡其志乡榜之后，同进都会试过三四次，却双双的再不能朱衣暗点，不觉年近五旬。其年又值大比，少不禡又要远行会试。王悦因与安人俞氏道：“我今年已半百，不能得一名进士，兼且后裔乏人，这一次倘又不中，则此生已矣。”安人道：“相公岂未见梁灏谢恩诗云‘饶他白发巾中满，且喜青云足下生’？时灏八十有二，而且状元及第。今相公尚才知命之年，岂云已矣？还期矢志而前，则青紫亦拾芥耳。”王悦道：“我岂不知，但前程渺渺，焉能逆料？今次进都，我欲多带千余白物，倘南宫侥幸，是不必言，若仍落孙山之外，则将所带之物干选一官。虽非显亲扬名，然出仕一番，庶不负生平所学，反是终甫捷径。不然老死场屋，冥冥何益？”安人道：“相公所算虽是，还宜激厉于金榜，更为尽善。”王悦道：“我岂不欲全美？奈恐遣命不然耳。”安人便不言语，即将家中所积，凑足千金。即约了其志，依旧同伴进都。

一路看山玩水，耽耽搁搁，到得都中，恰好场期迫近，忙寻了下处，各将经史略一温习。到了这日，领卷赴考。三场既毕，果然学无老少，达者为先。王悦高高的中了第八名进士，殿试后，蒙御笔点入翰林，好不喜悦。其志垂头丧气，心中焦闷。看王悦兴兴头头去赴琼林宴，游街过了，谢座师，拜同年，忙了数日，方得空闲。其志欲辞王悦而归，王悦道：“以吾兄之高才，谅必

抡元有待，特大气晚成耳。幸勿以不第为闷，而自挫青云之志。”其志叹了口气：“惭愧，若再三年，小弟望六矣。虽此心不灰，恐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再欲如今日之文，犹为不才见弃，而况他日不复如是耶？功名之念，从此绝矣。”王悦道：“吾兄之意与弟相同。日前家中起身之时，与老荆商之，今次不中，恐此生已矣。故再三筹画，带得千余朱提来都，以作退步。倘果不中，欲就举人干选。不期侥幸得中，今俱原封在筐。兄如不弃，何不移弟之退步，作兄之小就？但不知兄以为何如。弟忝知己，故尽愚直告。若兄另有高见，则弟犹斥笑鹏之谓欤。”其志道：“蒙仁兄见谕甚善，但是兄之物，弟何敢假。”王悦道：“弟言实出肺腑，兄何作此套语？况君子有通财之义，且吾辈交游又非泛泛者之比。”说罢，即叫从人将行囊打开，检付其志收藏。其志再三称谢，即日自去营谋。事有凑巧，恰好南直松江府青浦县缺，是个上好的地方。其志忙又借了千余京债，将来上下使用。即链补青浦知县，限日赴任。其志不胜之喜，领了文凭，谢别王悦，又顺携家报，即日出京，一路归家。正是：

得君轻借力，便是转身时。

说这其志家中原是有余的，但进京时带的是不过盘费而已。王悦之银，暂假一时之需，方得成就功名，正叫做“饥时得一口”。故一归家，即将所借之银连家书一并携了，亲身来至王悦家中致谢送还，王夫人收讫不提。自己乃择吉赴任，来至青浦县。这其志原系富学宿儒，缘命不该两榜，故草草而就，当日居官，自然十分名望。又喜松江府太守却是同乡夏英，甚是契合，不时照拂，故虽作县才二三年，倒也宦囊颇丰。后值抚按两司怪其志为人傲放，不肯迎奉，心中不喜，欲寻事故参究他。而蔡其志早暗知其意，也就学了渊明先生的高见，封印谢职而归。于埋剑园栽竹种花，看山玩水，或酒或诗，婆娑乐境。一日晨起，秋高气爽，其志不胜感慨，因拈笔作一绝，以志居休之乐。其诗云：

凭君莫羨发芊芊，走马秋风曾少年。

醉卧花间琴作枕，在官那似在家闲。

吟罢，投笔而笑。正欲呼饮，忽报翰林王爷拜。原来王悦亦与当道不和，又见宦途乏味，也即乞休而归，故来拜其志。其志忙出接见，各叙阔之情。王悦道：“弟在都中，遥闻吾兄贤声远达，正拟召见金门，一快知己之意，何忽挂冠东门？”蔡其志道：“向蒙吾兄周急功名，至今铭感。但弟一行作吏，文雅多尽，日逐与乡里愚夫为侣，甚是苦海。幸得太守夏公不时以文墨盘桓，故能驻足三年。不然，则久已命驾归矣。后又阴知上司不悦，故弃此薄宦，解绶家居。如吾兄两榜名流，荣膺太史，正大丈夫得志之秋，小弟不胜仰望丰采，何亦遽然致仕，作莼羹鲈脍之思耶？”王悦道：“弟将进士二字，抛向东

洋大海。且荆棘满布长安，觉步步厌人。既不能作谔谔臣而勤职事，恐贻尸位之讥，稍效金楼子蜘蛛隐耳。”其志笑道：“我辈见识真乃相同。所谓长安尘土三千丈，何如白云探处耳。”二人说笑移时，王悦即欲别归，其志款留道：“既作闲人，又来忙了？小园玉芙蓉开得甚是灿烂，小槽新酿初熟，何妨花前月下，追昔日之乐？”说罢，一手拉王悦来至后园。

文官阁中，早已有酒盈樽。二人东西坐下，王悦道：“追忆昔年初得此种，蒙兄花下留作十日之饮。彼时尚汲汲于功名，迄今退归林下，倏忽十有余载。时景虽移，而好花依旧。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耶！”其志道：“项羽垓下之歌，汉高沛邑之泣，同一意也。然吾辈既已归休，万念俱灰，要作天下第一等闲人。只喜今朝有酒，那念昨日无鱼，岂犹以死生为意？今日与兄必当尽醉花前，酣然潦倒，使花神亦羨吾辈之徜徉，得其乐而乐也。”王悦笑道：“人非木石，岂得无情？即玉芙蓉白缟冰心，淡泊已具，将残而忽又华丽，此亦绘事后索之见端。如吾等虽已心冷如灰，岂可无一热言以发其冷乎？”其志大笑道：“只要诗酒于醉乡砚田，那复问是非于今来古往！”二人正在谈笑，忽小童走到其志身边，近耳低低的说了些什么。其志忙立起身来道：“有屈吾兄宽坐，小弟一去就来。”王悦道：“蒙赐盛筵，已叨酩酊。兄请自便，小弟即此告别。”其志道：“兴犹未阗，何遂言别？略止片刻，弟去即来。”说罢，竟忙入内。

王悦不知其志何事，见殷殷之意，岂好拂他兴致，只得坐下，静待其志出来。不斟进去一会，不见动静，乃起步庭前，看花消遣。忽见自己家人王德急忙而至，道：“老爷快些回去，家中夫人即刻午时产下一位公子，特着小人来请老爷。”王悦见说大喜，急起身向蔡管道：“可致意你家老爷，说我有要事，不得面别，明日再来请罪罢。”蔡管再三留住道：“请王老爷再坐片刻，家者爷就出来的。若王老爷去了，要责罚小人怠慢之罪的。”

正说不完，只见其志笑吟吟的踱了出来，道：“正欲追金谷之欢而尽一日之兴，何故竟思逃席？”王悦道：“非弟不欲尽兴。适有不得不去之事，故敢不别而行。”其志道：“有甚急事，却不能少留。想是怪弟失陪，故有此举，待弟吃个告罪杯如何？”王悦道：“忝在知己，岂复拘拘。不瞒兄说，适才小介来言，老荆举得一子，故急于欲归耳。”其志见说，不觉喜动眉宇道：“原来恭喜荣诞令嗣，可谓奇异。吾兄请坐，更有一言。”王悦无奈，只得坐定问道：“吾兄替李虚中之术乎？不然何以知为奇异？”其志道：“兄产麒麟，定是庙廊之器，何必以弟晓算术而后知为英物乎？所称奇异者，适符巽索亦刻下举得一女，故尔失陪入内。今令郎恰是午时，年月日时相同。莫道老天无意，吾兄若不鄙弃，何不今日一言虚他时两好？不知吾兄以为何如？”王悦道：“蒙兄见

论虽是，但俱在试啼之际，知蜉蝣螭蛄为生几何？弟恐日久事非，为异时之累。何不俟其既冠及笄之年，然后议及姻亲，乃为妥当？”其志道：“弟非不谅，但凡作事最宜巧合良逢。难得令郎小女更字相同，岂是巧合？今日恰值花下成盟，岂非良逢？而良巧兆其始，焉知不以为终乎？万一不虞于他日，也无伤乎其礼。得育则就今日之言，或不育，兄与弟俱为莫逆世交，肝胆相照，又可别较，何用泥于必可必不可之见，而违天意人事耶？”王悦见说，俯首半晌，道：“承雅受殷殷，敢不如命。特惭愧不能仰扳耳。”其志笑道：“玉堂御柳，果不如河阳一县花耶？”言毕，相视而笑。王悦道：“既蒙不鄙，深切荣幸，明日当偕柯斧相求。但恐薄宦寒素，愧乏白璧为聘，奈何？”其志道：“兄又来迂阔了。虽诗之谓‘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；娶妻如何？匪媒不得’，盖恐人心难测，以为无征不信耳。今弟与兄既莫逆于心，事出至诚，即此花前两诺，千金莫易，岂必拘于俗套，以混吾辈之事？即欲执柯之人，亦俟请合卺之日可耳。”王悦大笑道：“兄真快人作事，豪爽若此，超出古人之上，弟愧不如也。”二人因说得投机，快饮沉醉，王悦方别而归。正是，

片言花下盟金石，信是交深不用媒。

自此之后，莫逆好友又成儿女亲家，比前更觉亲密。

果是光阴迅速，不知不觉的，王悦之子又早七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玉唇丹。王悦见其颖悟不凡，知书香可继，私心甚慰，即延名师教授。因其聪敏出萃，乃取名儒珍，号韞玉。这儒珍真个是聪明天纵，读书过目成诵，作文十分老练。时有一个同窗姓陈名秋遴，父亲坤化，曾做过广西布政，因老致仕在家。那陈秋遴亦生得面如冠玉，体若兼金。其敏慧与儒珍一般，年纪又仿佛，二人情同意合，最是说得来的。

一日适值先生他出，王儒珍向先生案上将其诗稿窃看，忽翻着一笺，上面只写得一行诗题，是“雪珠咏”，却不曾落句。儒珍见了，不胜技痒，乃援笔咏成一律，向秋遴道：“偶得题于先生案头，潦草成句，望兄赐览，乞定推敲。”秋遴接过看毕，道：“尊咏甚佳，形容奇妙。小弟不量，即当续貂。”亦题一首于后。才写得完，忽先生突至，急欲收匿，早被先生看见，问道：“明宙净几，不去埋头课业，却在此写些什么？”秋遴知不能隐，乃出二诗呈上，道：“学生辈偶得题于先生诗稿中，稍为学步，不觉涂鸦，幸先生宥之。”先生接诗一看，见是“雪珠咏”，乃笑道：“此题因难于形容，我尚不敢落笔，不知做些什么在上面。”乃展开一看，只见第一首是王儒珍的，道：

三千世界尽珠玑，来粟盍庭岂疗饥？
谁遭玉龙鳞甲败，相看夜棹亦剡溪；
鲛人泣下应时瑞，柳絮才高忆昔奇。

漫坐楼头吟对酒，欲报白战赋全非。

再看其次陈秋遴的，道：

献瑞曾经蔡武时，醉看错发灞桥思。

白成也得肥梅影，圃走焉能压竹枝。

滚击鸳鸯声碎玉，猜疑腾六却如珠。

扫来试作陶家味，为问诗人如不如？

先生看毕，击节道：“从雪字上分出珠字；似雪非雪，比兴人情，深得此题之旨。二诗翁仲，他日之功名，亦可见其大概矣。二子其勉之！我为尔师，亦自惶愧。”正是：

年纪虽然小，文章日渐多。

只因先生这一赞，有分教，文辇薄桂海，声教烛冰天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论时文者，入手得一好势，则全体皆振，稗官亦然。若此回娶谐秦晋，不先写王之借钱成就功名，有造于蔡，而订婚时又多方顾虑推诿，令此举全出于蔡自情愿，则才一登场便如长途病马，入后惟觉涣散无力矣。至于王蔡年齿，彼此俱已周甲，而震巽才索，纵亦事理所有，宁两夫人又尽枯杨之栖乎？阅者殆不能无疑于此。不知伯喈方谐少年伉俪，而翁与遴已八旬。秉笔者于子虚乌有之事，往往故留一破绽示人，非以谴疑，正以释疑，谓我不过借翰墨以消遣长昼。而令彼信以为其人其事之真有，是愚之也，所不忍也。

第二回

埋剑田诗感花姨

诗曰：

莫向寒窗苦读书，团中秋色正盈枝。

坐花欲索花颜笑，戴酒难禁酒兴痴。

月暗栏杆疑蝶梦，魄消香粉好相思。

兄端风雨何相妒，一夜琼葩落满池。

说这王儒珍与陈秋遴，十三岁俱次第入泮，因少年美才，人人钦羨。且两家相隔不远，可不时聚首，甚是莫逆。一日秋遴来至儒珍家中，儒珍道：“连日少晤，想见攻苦。”秋遴道：“弟虽读书，未当至乙夜，亦就睡矣。但每兴至欲吟，便思兄九龄风度，而恨咫尺天涯，奈何？”儒珍道：“此亦何难？只消远却市廛，或于湖山之间觅一静室，与兄读书，便可日夕聚首，又好领略山光水色，旷达襟情，岂不为妙？”秋遴道：“弟亦久有此意，因无可栖之地，故至

今未果。兄言及此，洵为同志。但恐寺院庵观，佛号钟声，也觉烦乱。”儒珍道：“兄既厌梵音杂耳，家岳之埋剑园，更有何说？”秋遯道：“弟素慕令岳翁之园，雅胜金谷，每欲一游，辄因循而止。倘得与兄读书于中，深慰渴思。但闻令岳翁之宝眷尽居其内，岂可假作啸歌之地？在兄或可，在弟实恐不便。”儒珍道：“若尔，弟亦不言此园之可矣。因家岳不知何故，仁和夏吏部特荐一本，言家岳吏治之能。天子准奏，新近差官责诏，优旨钦取入都，势不能辞，数日前已将家眷仍移入城内故宅居住。只在这几日之间，家岳便要起身赴召。若家岳一去，此园即空，如欲借作诵读之所，家岳亦何吝而不肯耶？”秋遯见说，大喜：“原来令岳翁有荣召之命，深为欣羨。但亦须先告知尊翁老伯，洵求一言，方为妥当。”儒珍道：“这个弟自能理会。”两人又说些闲话而别，不提。

且说蔡其志一向不想做官，因九重求治，降敕吏部查访贤良，开呈御览钦取。时夏葵已任吏部侍郎，向知其志才能，在松江作府时，就有垂青之意。后值其志谢职而归，因亦丢开。今见了这道旨意，顿起夙昔之心。况是该管之事，故就特荐这一本，又写书来殷勤劝仕。府县官见是吏部特荐，皆治酒送行。其志无奈，只得辞别亲友，择日起身。

王悦闻知，亦治渭湖舫，率子儒珍请其志饯行。须臾，其志到来，即时船放中流。座无他客，唯翁婿父子，又且知己，并不拘于礼数，开怀畅饮。少顷，舟抵六桥，酒已半酣，王悦道：“年兄德政孚嘉，帝心简在，风诏遥颁，崇阶荣陟，深使同气生光。”其志道：“弟昔日不甘以五斗米折腰，幸得解组归来，深遂林泉之愿。今不意夏老有此一番举动，且迫以钦旨，故无奈就道。虽蒙夏老之推爱，岂知弟心实有不然。”王悦道：“绿野堂虽可娱，黄金印未尝不乐也。如弟之臃肿，自当藏拙。若兄艺苑青钱，词林赤帜，故得夏老恋恋作此。中郎一顾，天下赏音。”其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仕宦人之罗网，奚印绶足念哉？岂若效金楼子蜘蛛之隐，逍遥于湖光山色间之为真乐也！”王悦道：“造化弄人，而山水之灵，岂能久恋主人之迹哉？然虽如此，恐夏老一片热肠难负。兄权应此召，俟得意时解组未晚。但不知定于何日荣行？”其志道：“今日蒙故人招饮，明日西出阳关矣。”王悦道：“如此，弟有一言奉慰。兹小儿无幽静之地读书，欲假吾兄埋剑园权且肄业，不知能借一枝之栖否？”其志见说大笑道：“令郎是弟何人，岂有不能之理。且弟去后，正恐固中无人居止而致荒芜。若得令郎在内读书，所极愿也。”王悦见说，即令儒珍拜谢。只因说得投机，不觉饮至日暮，方各依依不忍而别。正是：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且按下蔡其志次日起身，自进都中不提。再表王儒珍，见泰山允了借园

，不胜之喜，送别起身，同父回家。次日即与秋遴说知，拣了一日，约同搬至埋剑园来住下。读书之外，所有诗文，互相评品。真个是好花同看，好句同吟，甚不寂寞。倏忽夏没秋深，池边玉芙蓉开得十分华丽。王儒珍道：“有此奇花，可不把酒临轩，使花神寂寞乎？”即叫自己小厮墨童沽了一瓶期白，买了几尾鲜鱼，两个在花前对酌。少焉月出，更觉韵致，秋遴道：“对此名花，玉容娇嫣，不减洛阳春色。既有芳香赠我，岂无好句酬之？”儒珍道：“酒浇清月，诗慰寂花，正今夕之兴。然须醉吸斗酒，而后豪吟百篇，莫使青莲独占美于前。”秋遴道：“兄风流豪兴果不让古人。”乃斟一巨觥递与儒珍，道：“满饮此杯，聊润诗肠，请兄先吟，弟当继后。”儒珍接过，一吸而尽，道：“兴到便吟，何分先后。”因将玉芙蓉为题，挥成一首：

池南池北尽芙蓉，雅操冰心不着浓。

携酒明晨重过赏，殷勤爱惜五更风。

秋遴道：“兄诗虽好，但要弟答席，该罚酒一杯。”儒珍道：“小弟并无此意，怎说要兄答席？”秋遴道：“兄且饮了此杯，弟若说的不是，倍罚还兄。”儒珍只得饮干道：“请教。”秋遴笑道：“今夕有酒，且饮今夕之酒，今夕有诗，且吟今夕之诗，故为即情即景。兄诗中有明晨携酒，岂非望弟携酒答兄今日之席乎？”儒珍笑道：“此乃弟情钟于花，惜之之辞，岂欲兄答席而有此言耶？”秋遴道：“钟情于花，何必及酒？若弟另有钟法。”儒珍笑道：“且不必争，看兄钟来。”秋遴大笑道：“有理。”因向花微笑，和成一绝。先高声朗吟了一遍，递与儒珍道：“绝妙！弟的深情俱被笔尖化出。”儒珍接过，只见上写着道：

青铜镜里玉芙蓉，自见花枝意更浓。

若使芳君能解语，寒毡纸帐可春风。

儒珍看毕，笑道：“兄诗越发该罚。”秋遴嚷道：“有甚不佳，却云该罚？”儒珍道：“诗虽佳，情却钟得不佳。适弟之作钟情于花，尚受兄罚酒。兄诗之情，钟在花外，岂反不罚耶？”秋遴笑道：“弟岂吝此一杯酒，妨兄东门之役？但弟于花月之间，实有深情。今对此芳标，得无春色恼人之思乎？”儒珍笑道：“牡丹虽已萌芽，还宜含容以待春风，岂可赋此情语？我恐感动花心，则赵师雄之妖梅，兄亦不免。”时秋遴已醉，听见感动花心妖梅之语，便满斟一杯，走近花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我钱塘才子陈秋遴，蒙芳卿赠我洛阳春色，月窟奇香，慰我斋头寂寞，笔底相思，真我知己。倘更辱不鄙，即罗浮之迹，亦可追随。今兹水牺一杯，聊与芳卿为寿。”祝毕，洒酒于花，高歌起舞。儒珍大笑道：“兄感慨太多，钟情大痴，禔无近颠狂者耶？但今夕花如解语，尚此痴态，倘遇解语如花，弟不知兄更作何状？”秋遴道：“杜老赋见花即欲死之句，穆

宗有惜花量御使之事，吾辈钟情！能不依依于是花乎？若遇解语如花，自当贮之黄金屋，坐以七宝床，日夕焚香相对，即人世之西方矣。”说罢相视而笑。

二人谈笑之间，不觉酩酊。儒珍因醉，入内就寝。秋遴且不去睡，呼童煎茶。自却移了一张椅子，露坐花间，将玉箫吹动，音韵凄凉。云移月暗，忽觉微风拂拂，香气依人。秋遴定睛视之，却是一垂髫女子，淡妆靓，欲前不前的在花阴之下。秋遴喜动眉宇，忙起身上前，深深作揖道：“寂寞园亭，忽蒙仙子降临，实为万幸。但不知谁宅仙眷，何由深夜至此？”只见那女子低鬟微笑，朱唇半启，如莺声呖呖的说道：“妾乃邻家符氏之女剑花，夜来闻君佳章，过蒙垂爱，故特轻造以鸣谢耳。”秋遴道：“适与敝友对花小酌，偶尔成吟，不知芳妹何以知之，辱临云谢？”剑花笑而不答，手捻花枝。秋遴在明月之下，偷觑剑花，袅娜如花临秋水，轻盈著不胜其衣。芳香袭人，不觉糜然心醉。乃逼近一步，笑道：“既蒙赐顾，必有慰我岑寂，岂竟无一言相闻耶？”剑花道：“非妾吝言，第恐耳目较近。今既人声悄静，谅必不妨，自当以实相告。但妾虽闺中儿女，酷喜文墨，爱才如命，誓不草草适人。方才闻君朗吟佳句，有意浓解语之词。虽近轻佻，然细细味之，感慨良深，转轻佻而成风雅。妾因窥君之貌，风流亦似其诗，不觉心动。故不避自荐之羞，而践君春风之约耳。”秋遴见说，不胜狂喜，道：“岂知拙作却成司马琴心。但念陈秋遴何福修来，得感芳妹高情。第恐此间露冷衣单，请入阁中谈心。”

遂携了剑花之手，同进文官阁内坐下，道：“适闻芳妹之言，必然才高苏小，亦肯赐我以瑶章否？”剑花笑道：“荒芜微才，岂堪呈览大方。既蒙俯采刍语，岂好方命，只得献丑。”却喜有现成的纸笔即和秋遴的韵，挥一首道：

自甘淡泊洁仪容，白眼如嗔春色浓。

深浅但凭池上月，因循斟酌落花风。

秋遴看毕道：“芳妹佳句，意在言表，真有心人也。吾辈须眉愧无地矣。”剑花道：“野草凡葩，岂敢与姚黄魏紫竞春色也。”时秋遴挨近剑花身边，比肩而坐，觉芳香缕骨，早已心旌摇曳，因笑道：“夜已将午，莫再因循，但凭池上月矣。”剑花微笑不答。

秋遴正欲抚背求欢，忽闻儒珍唤睡而至，忙将诗笺藏入袖中。早见剑花已下瑶阶，欲询下会之期，疾忙赶上，不料失足一跌，忽然惊觉，却是一梦。原来坐在椅上，竟自睡着在芙蓉花下。只见蕊含浓露，花气依人，月落参横，不胜惆怅。秋遴回想梦中之事，恍然在目。忙向袖中摸那诗笺，其诗犹在。即向月看时，与梦中一字不差，不胜骇异。时夜已深，四顾悄然，寂无人声，惟见樵云睡着在假山之畔。向前唤醒，回入书房和衣而寝，反复追思，终夜无眠。正是：

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杆。

说这秋遴次早侵晨而起，即到芙蓉花边寻视与美人绸缪之处，历历如在。但园外并无邻近，心中狐疑不决，觉得情慵体倦，回至自己书房，俯几静思：“昨夜美人果是娇小嫣美，冶度轻盈，所谓倾国倾城，信不诬也。可恨不做美的王儒珍惊散，不然已成风流之局矣。如今弄得疑疑惑惑，这段幽思怎能消遣？”却又自想道：“我陈秋遴好痴念头，这是一场春梦，怎么认真相思起来，岂不好笑？但既是梦，怎么又有诗笺之赠？且句出新奇，韵非陈腐，非檀口兰心，岂能作此香奁佳句？这须不是梦中做得来的。”因又想道：“既不是梦，怎么不见有一些去来之踪迹？况且左近并无邻居，而小妹有邻家符氏之称，莫非是妖怪不成？然细味此诗，并观其入，并无一些妖冶之形；就是妖怪，具此才美亦是斯文一脉。吾辈非祸物者，物岂具伤人之心？此必花神感我昨夜对花一片深情，故有此遇。如今不要管他是梦是妖，今晚再至旧处，看是如何。倘又有奇逢，必要审问的确，便可明白矣。”一霎时便有无限思想。

等得到晚吃了夜膳，瞒着儒珍，悄然独自来至园中花边。坐了半夜，并无一些影响，不觉浩然叹道：“春风之约谨矣。剑花何欺我哉？”四顾寂然，觉得情兴冷落，无奈归卧。到得次夜，又去园中等梦，坐了一回不见响动，依然败兴而返。一连等了三四夜，竟无形迹，心下十分不信，道：“果真是梦不成？岂有此理！这诗现在，决非是梦做，今晚不着，到花前苦诉衷肠，看是如何。”

等得到晚，果然又至文官阁前，只见花阴之侧，月光之下，早有人行动。秋遴吃了一惊，只道是儒珍，忙闪入暗处窥探，原一来就是梦中美人。秋遴如获异宝，即上前相见道：“卿好信人！使我在风露中翘待这四五夜。今之相逢，又不要负此良宵，早赴阳台可也。”剑花双眉锁柳，低低应道，“与君缘浅；却将奈何？”秋遴笑遭：“只要芳妹不来奈何于我，更有甚缘浅？念陈某决非薄幸，致负芳妹深情也。”剑花道：“妾岂敢奈何于君，实因奈何之势相逼，不得不奈何耳。”秋遴道：“芳妹今夕言语支吾，是欲背负前盟？不然，卿果何人，却有甚奈何之势相逼耶？”剑花迟疑半晌，道：“君不问，妾亦不敢言。妾实非人，乃玉芙蓉之神也。因蒙君一诗之感，杯酒之患，故不避嫌疑，会于文官阁，聊欲慰君寒毡寂寞。不期惊散，以为次夜又好完愿。岂料此园花神，道妾盗窃春容，献媚惑君，大加狼狼藉，不许妾托根此园，已遣妒花风雨二将，贬妾远置扬州，限定明日起离故土，不能少缓。今少幸遇花神去赴小春宴，故得潜至一会，只此与君长别矣。”说罢黯然悲泣。秋遴见说惊讶，道：“如此卿乃芙蓉之仙矣。但何物花神，却如此作恶，而卿又如此恐惊于彼？”剑花道：“此园春色皆此花神执掌，荣枯一惟其指使，焉得不恐惊耶？”秋遴见说凄然道：“然则只此一会，明日即此会不可得矣。”剑花泣不能答。秋

遯见其花容惨淡，珠泪盈眸，情不能胜，举袖向拭。两下正在凄楚不舍，忽然乌云四起，晷月无光。剑花棉衣大叫道：“风雨二将至矣。君请自加珍爱，幸勿以妾为念。”，语毕，化作一阵香风而没。秋遯爽然若失，四顾风雨大作。无奈回房，和衣而寝。反复追思，辗转不寐。次早侵晨起身。即到园中，果见文官阁前玉芙蓉被夜来风雨连根拔起。秋遯寻视根底，泥土皆无，惟留一穴。心下不胜惊讶，偷看四下无人，对穴暗暗苦切了一番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仍离别，不若当初莫遇高。

自此之后，诗酒两绝，日日没情没绪，惟危坐纳闷而已。儒珍见其精神恍惚，诘问缘故，秋遯并不肯吐出真情。一日正值冬尽，降下一天大雪，甚觉寒冷。秋遯与儒珍暖酒于文官阁上。赏雪赋诗，酣然畅饮。儒珍道：“追忆秋尽之时，与兄在芙蓉花底停杯问月，觅句撩花。自此之后，不知吾兄何故竟苦读窗下，不寻乐境，直至今日再见昔时豪兴？”秋遯见说，顿然皱眉道：“非弟不寻乐境，是亦乐境寻弟而至苦耳。”儒珍笑道：“兄又来打诳语了。既乐境寻兄，极为人身三昧，岂反至苦？莫非吾兄欲独学乐而苦弟在此耶？”秋遯徐徐应道：“非也，因罗浮之言验耳。”儒珍惊问：“若是，则兄果有所遇耶？”秋遯即将那夜遇着剑花和诗并后诀别之事，细细诉说了一遍。儒珍吐舌道：“原来有此奇事。但不知所和之诗做得何如？”秋遯即叫樵云到书房中床间枕下取了诗笺，递与儒珍。儒珍看毕道：“香艳之句实出新奇，不信花月之妖有此才思，怪不得吾兄恋恋。然虽情有所钟，还望以鲁男子之肝晒远此魔境为妙。”秋遯笑道：“诗隽人佳，香温玉软，即鲁男子宁不醉心哉。”正是：

憔悴因花病，多情为月痴。

相逢鲁男子，我恐亦相思。

只因这一相思，有分教：扬州东阁春风夜，红拂东归似向时。不知后事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传奇用人如请客，有正客，有陪客，王儒珍与陈秋遯皆正客也。然皆是正客中毕竟略有区分，则王为正中之正，陈为正中之陪，亦犹《千山冷燕》山、燕为正中正，牛、冷为正中陪，而此外则概是陪客。一路读去，自能辨之也。操觚之人，我不奇其能得此法，而奇其写遇花仙偏出正中之陪客。离奇恹恹，殆惟恐阅者遽亦识别其谁正谁陪，而故设此疑阵，以颠倒其耳目耶？然此法亦非是书所创，并不故设疑阵，颠倒人耳目以为快，而人之耳目竟自颠自倒也。故须明白指出之。

第三回

扶父枢瑶枝叩阍

诗曰：

鹿鹿风尘似奕棋，功名二字计多非。

一代贤良罹贝锦，几回鬼城肆萋菲。

中郎有女才如凤，伯道无儿缩似龟。

释路不留闺阁态，九重扶得父骸归。

话说蔡其志因夏英保举，钦召入都，即叫蔡义去打听，好于次早入朝见圣。蔡义去了一会来说道：“小的方才去到吏部衙门打听，多说夏老爷已死。又为了什么保举之人谋叛，罪及荐主。夏老爷虽死，说还要拿家属余党哩。”其志见说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此言从何而起，莫非讹传么？”蔡义道：“小的也防差误，又细细访问的确，才敢来说。”其志道：“这个又奇了。夏老向称廉明，岂有滥荐人的？此必与同事不和，一旦欺其子幼党辄，架此乌有之词，影射污陷他的，可见人在人情在矣。”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来意原恐负夏老知遇之情。今看宦途如此险恶，还要做什么官，不如明日上道辞表。倘蒙恩准，即可归家，湖光山色，尽可了此余生。又何苦将这两根老骨头断送在这一顶纱帽上，岂不可笑？”算计定了，打点次早上表乞骸归里不提。

且说夏英死后，因何就有这无妄之祸？原来夏英讳之杰，祖居武林，少年科第，作宦四十余年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夫人秦氏，四十来岁上生得一女。因梦梅花大开，即名瑶枝。夏公因无子嗣，将自己所学教授女儿，而瑶枝天生敏悟，过目成诵。看看长成十二岁，生得花枝一般，诸子百家，以至诗词歌赋无不精晓。父女遇着花朝月夕，彼此赓和。每有疑难公事，反来请教女儿。瑶枝与父筹画，井井有条，决断来一些不差，因此夏公竟不以无子为念。其年因夫人秦氏死了，即继兄子元虚为子。不料元虚却是个妙品，读书过目便忘，吃酒到口就干，生得十分顽劣。夏公见这光景，亦未如何。幸有理枝作伴，且自由他。后因夏公情面，做了一个没有墨水的秀才。但这夏英为人太锐，又不肯谄媚，所以虽在吏部，知己希少。这年因定海关海盗举发，攻陷城隍，所在告急。夏英乃举荐一人叫做万斛珠，乃武魁出身。因见他武艺出众，故就上奉举荐。天子准奏，即敕为团营之职，领兵来至定海关。因不曾打探得虚实，却被海寇佯败诱至岛中，全军围困。时夏公病笃，而告急日至。有贾学士者素与夏公不睦，即挟私仇，讽嘱诸路按兵不救。万斛珠被围岛中，食尽矢穷，只得效李陵生降。贾学士闻知，即欲嫁祸夏公，却值夏公病亡，意犹未已。仍嘱科臣劫奏一本道：“夏某妄荐庸才，丧兵误国。生既举非其人，死亦安所逃罪？有于可代，宜正典刑。”天子准奏，批下法司，着严处取复。即有刑部冯吉星，乃江南扬州人。原系夏公同年，深知其冤，奈贾学士嘱托，只得着锦衣卫遣人出京

，来拿夏元虚代父抵罪不提。

且说夏瑶枝在家闻知父死，十分哀痛。正要打点叫元虚入都护襄归葬，只见元虚踉跄奔至，口中嚷：“妹子，祸事到了。我爹爹死得几日，被贾学士那天杀的指使科臣劾奏，道团营万畴珠杀败，投降海贼，是爹爹举荐差了。今差锦衣校尉来拿家属抵罪，若捉到京定是个死。如今趁他未来，好歹走了，倒是上着。”瑶枝道：“哥哥所言差矣。爹爹死抱不白之冤，为子者正宜赴汤蹈火，代父伸泄，岂可闻风缩颈？况爹爹一生清白，反被人主诬污，不能成生前之志，你我之心何安？”元虚道：“这些迂阔之谈，如今竟用不着的了，那个肯将自己的真性命去换这虚名节。人情世态，大都只要图得目下富贵，那里还去顾死后的骂名？”瑶枝叹了口气道：“大丈夫当杀身成仁，况父骸暴露于外。本宜奔走扶丧，岂可不顾而作贪生畏死之人耶？”元虚道：“爹爹死了，棺槨凉是有的，怕他什么暴露。至于归葬，且过三年五载也未为迟。如今急急前去，可不自投罗网？”瑶枝道：“父死饮恨九泉，你我岂安时刻？那里还待得三年五载？若忍心如此，禽兽不如矣。”元虚笑道：“我是好意特来通知你，你却这般迂腐，谅拿到京中，决没有四果八菜请你上坐的，有甚高兴？宁可做了这个活禽兽，决不去做那死孝子。我自‘桃之夭夭，’不来管你的‘其叶蓁蓁’了。”说罢，竟一溜烟的去了。急得瑶枝放声大哭，道：“养女不生男，乃至于此。继养这样一个呆物，亦是无益，思之痛恨。”因又想到：“我夏瑶枝，怎么就一时懵懂起来。古有堤萦上书救父，曹娥没水求尸，彼也女子，我也女子，这呆物不肯进京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适才那呆物说是要拿他抵罪，不知逃往哪里去了。我如今待校尉来时，只说呆物已死，我愿代罪随他入都。一则就好诣阙上书，与爹爹辨明心迹；二则即扶柩还乡，岂非两全？”算计定了，即将家中请事并田庄什物，俱托付与一个诚实家人夏信料理。又着人去请了母妗罗夫人来家，将上项事备细诉说了一遍。家中之事，亦要母妗管顾。家中大小俱各分付一番，又叫了丫鬟翠浓打点作跟随，又叫两个的当管家夏云、夏义，收拾护送上京。

瑶枝将请事分拨方毕，早有本县县尹，差人来拿元虚。瑶枝出厅厅诉说：“元虚已死，我愿去代父之罪。”公差笑道：“此去都中，是要受刑吃拷的，非比那游西湖上吴山好耍子的呢。小姐宜自斟酌，还是叫大相公去的好。”瑶枝冷笑笑道：“父冤九泉，骸骨他乡。我一腔热血久欲污丹墀，岂刑拷之足念哉？况吾兄实死，若幸不死，闻父没都中，亦不俟驾而奔矣，岂尚迟迟于此者耶？”公差见说，相顾吐舌，只得带了瑶枝到县，交与校尉，当堂起解。即日同了翠浓、夏云、夏义起身，一路来到都中。次早校尉带到刑部堂上。时冯吉星坐堂上，见解到是个垂髻女子，乃问道：“奉旨拿解夏英之子元虚，却去

拿这小女子来搪塞圣旨么？”校尉道，“夏元虚一月前已死是实，这女子情愿代罪。有仁和县批回，老爷请看就知，小的们焉敢搪塞圣旨？”冯吉星即拆开批回，上写着：“夏英之子元虚已于一月前患病身故，并无次子可代。今特夏英之女瑶枝，送部候夺。”青星抬头，看瑶枝，微带惨容，如临风弱柳，含雨梨花，甚觉可怜，但又立而不跪，因问道：“汝乃罪臣之女，怎见官长尚不跪拜？想汝年幼不晓礼法。”瑶枝道：“妾非不晓礼法，盖大人欠礼法耳。”吉星笑起来道：“怎倒是我不晓礼法？”瑶枝道：“妾虽年幼，可欺可辱，而身命皆系大人之手。念亦宦室名姝，不幸遭逢颠沛。若大人能推仁者之心，必当兴狐兔之悲，自有宾客之礼见待。今大人踞坐堂皇，略不为礼，反罪妾不跪拜，恐礼法不如是也。”吉星见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依汝之言，我竟该倒履相迎才是。但这法堂之上，汝又系罪臣犯女，哪里还论得宦室名姝与同年故旧，可不是就是徇私么？”瑶枝道：“大人之言差矣。妾有何罪，而曰犯女？”吉星道：“汝父得罪朝廷，即已身故，奉旨子代，而汝兄又死。今汝为未嫁之女，法宜代父兄之罪，不称犯女而何称？”瑶枝道：“大人掌刑，何刑法尚未明了？律云家无二犯，纵有重大不可宥之罪，亦只父死子代，宁有兄亡而妹及者乎？即叛逆之罪，应夷三族，未闻及女族也。”吉星道：“据汝之言，既然无罪，却及随校尉来此做甚？”瑶枝道：“兄死无人，来此与父伸冤，扶柩归葬耳。”

吉星道：“汝父被大臣劾奏，已犯欺君误国之罪，恐棺木亦未容易还乡也。”瑶枝道：“念先父一生正大光明，作事从来不苟。惟欠用将之哲，何便加欺君之罪？”吉星微笑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纪，却具此滔滔之口，汝将用将之哲，且试说来。”瑶枝道：“万斛珠惟知杀身报国，不知进退，特一匹夫之勇耳。况是北人，岂娴水战？先父但因其勇敢，故引用之。使先父不死，彼时陷兵海岛，羽书告急，必当有以救之者。夫海岛之兵，国家之兵也，而举朝士大夫钳口无一言，坐视其败方快，曰某人所荐之人果败矣，我之私忿可泄矣。岂非以国家之兵为我嫁祸济私之具也？况胜败用兵之常事，奸若魏武，亦有赤壁之败，仁如先主，亦有白帝之危。若因一败而即加罪于引用之人，恐异日荐者不敢荐，用者无可用人，坐使寇警在郊，而英雄袖手，忧不浅也。大人为朝廷大臣，亦宜与国家作一远虑，庶食禄无愧。不然，则尸位之讥，诚于大人不免。今妾千里间关，幼稚可啖，祸福惟大人主之可也。”这一席话说得吉星无言可答，乃谓然说道：“伯道无儿，中郎有女，正此谓也。”即分咐掩门，叫请夏小姐后衙相见。

瑶枝不慌不忙，缓步来至后堂，早有冯夫人迎入。相见毕，吉星道：“方才堂上之言多有得罪。然老夫与令先尊夏年兄向称莫逆，岂不知令先尊生平作事？盖固贾学士之诬奏，天子批发老夫议审，即欲详明奏释。特恐贾贼疑心，别

生风波，倘落他人之手，反为不美。故只得假合其意，远致令兄之来者，实亦故作迁延，使贾贼心懈，便好解脱网罗，使得扶令先尊之柩而归。老夫之鄙意实如此，不意令兄又遽殂谢，至小姐跋涉而来。方才小姐高论，深合老夫初心。今夕屈居敝署，待老夫草就奏章，明早当偕小姐诣闕叩辩。谅圣明必准，而贾贼亦不能加害于小姐，令尊之柩可安然而归矣。”瑶枝见说，忙走下敛衽探深拜谢，道：“若蒙大人超拔，衔结良深，即先人亦感恩德于地下。但恐不遂贾贼之愿，或貽累大人，妾又何安？”吉星忙叫夫人扶起道：“举直错枉，是老夫分内之事，于小姐何谢之有？况老夫睹此仕遭荆棘，亦欲谢职而归，又怕他怎生奈何于我？这个但请放心。”说罢，即叫夫人治酒相待，自却到书房写就章疏。不过与夏英表白一番，词甚肯切。

一宿晚景已过，至次早五鼓，率领瑶枝诣闕上书。天子御板览表，圣心大悟，即批表尾道：

荐人为国，原无误国之心。死者无事，岂更加无事之罪？虽海岛兵败，亦不援所致，与荐者无涉。今可所妻，任其安葬。

吉星与瑶枝领旨谢恩，退出午门。瑶枝再往谢吉星夫归，辞别出来，即有夏云、夏义接着，各各欢喜。乃择了一个吉日，将夏英灵柩扶护出京。一路平安，不日已抵武林。

时元虚探听得瑶枝无事而归，忙备祭礼、人夫于舟次迎接着了。假意对棺泣拜毕，乃与瑶枝相见道：“自妹子离家之后，愚兄无日不焚香祈祷。若使愚兄入京去，倒有许多不便，那里得如此省力。毕竟是妹子的志气好，方能有此大幸，但苦了妹子一路风霜，也是为父一点孝心。爹爹在阴司地狱，必然保佑你，明日嫁一个标致的好妹夫。”说得众人好笑。

瑶枝不来理他，自去料理父亲灵柩，发引至湖上祖茔，搭庵治丧，择吉安葬。瑶枝竟不归家，庐于墓侧，只留翠浓伏侍，夏义外厢照管，其余都打发还家看守。正是：

守孝有终日，思亲无尽期。

痴儿田快乐，贤女胜须眉。

只因这一庐墓，有分教：美遇美相逢半面，才爱才无限相思。不知后事，留解下回。

评云：

每见画家用墨，或用浓墨，或用淡墨。乃浓处正以衬出淡处，而淡处亦以相形浓处，遂令浓淡各各入妙。而其画亦为绝工。又见书家作字，一字忽小，一字忽大，分看则卑差不齐，合看则行款恰称，而其书亦臻妙，稗史亦尔。不写元虚作呆汉，则瑶枝之为奇女子，其奇似未独绝。一抑一扬，总是法之

不得不然，若遭嗤艘而度此，是其呆亦一元虚矣。

第四回

看花灯误入天台

诗曰：

山川灵异结成胎，肯把英才弃若灰。
为看花灯忽子夜，俄惊草舍已天台。
文如倒峡诚佳也，武欲穿插臭美鞠。
莫怪声名伸海角，几人能得到蓬莱。

话说南直十六府中，惟松江府最近海。松江有四县，上海却正滨海。时天下虽极太平，亦未免海贼癣疥之疾时来侵犯，不是掠民间子女，即是劫库银。府城虽有总兵镇守，却又离上海尚有百里之遥，等得这里提兵进剿，他即退下海去，并不来与官军对敌。候得这里收兵离县，他又蜂拥而来，救掠如故。总兵索雄飞无法奈何，只得屯兵上海，此后稍觉宁靖；兵卒渐懈怠。

一日值索总兵生辰，大开筵席，在县中宴那些来与他祝寿的绅士。那日饮至黄昏，忽报四门火起，喊声大震。原来细作已将索总兵生日并请酒演戏之事报知渠首，料必无准备，悄地渡过海面，轻骑掩至城壕。门卒果不提防，因得斩关突入。索总兵闻之，大惊失色，急叫备马，奈器械一时无及，而贼兵已至。雄飞知不能拒，抢得一柄短刀，杀伤数贼，飞马逃出南门。这些众亡命，见总兵已遁，大肆猖獗。正抢入兵库中抢掳，忽闻飏的一声，贼首已倒地。众贼急救看时。却是五六寸长的一枝竹箭射入咽喉，眼见气绝。随又连连箭响，并无虑发，一刹时就射死数贼。却更作怪，但闻箭响弦鸣，并未见有人张弓注矢，众贼尽以为神助。这些乌合之众所志不过财帛，看见势头不好，谁还冒死向前。便大叫风紧，都一涌退出，向北门而去。那些城守官兵，见贼去远，方整枪架炮，擂鼓播旗，耀武扬威的追赶了七八里而返。只算是远送一程，正合着两句俗语说得好：当场不战，阵后兴兵。

话虽如此，终不然这射贼的箭果是神助？少不得也要还个亮头。原来这日一堂贺客中间有一个贺客苏紫宸，乃本府华亭县人。其父苏彦斋，乃是两榜，不曾出仕，早已亡过。亲叔诚斋，现任浙江钱塘知县。这苏紫宸，人物既生得伟秀，性情又复豪迈，十二岁就案首入泮，家人闻喜奔告，紫宸却浑若不知。一日读项羽传，少倦，乃掩卷叹遭：“千秋一日，事业谁知？想吾辈寄此蜉蝣，人生几何。若不学些奇术艺，做些奇事业，而后名成勇退，追赤松子之游，就如虱处裤裆，蚌潜井底，不复知有天高地大景象。虽寿盈千岁，亦冥冥何益哉？但我父母早背，幸蒙叔父教诲，亦不过欲我显亲扬名。今虽做得一秀才，倒还好

寻山间水，醉月吟花。倘不幸中了一个举人，再成一名进士，选了一个职司，拘着官箴，碍着政体，这一顶脑箍箍住了，那一腔豪兴觉得大不自在。姐今趁这未上脑箍之际，无拘无束，何辱何荣，领略山川名胜，赏鉴古今事迹，岂不大快人意？又何苦终日在宙下效这蝇声，把豪情爽气闷死在胸中，可不痴绝？”此念一动，便不喜读书，日逐带了近身伏侍的小厮，唤做剑童，瞒过诚斋，出城游玩。这剑童年虽幼而力极大，紫宸心甚爱之。

一日正值元宵，合城大放花灯。紫宸来禀叔父，要去看灯玩耍。诚斋道：“汝年齿幼稚，正宜矢志鸡宙，以图上进，所谓幼而学，壮而行。若只是终日闲荡，岂不功课有亏，举业有废乎？汝今既然要去，我亦不好十分阻碍，但宜略一观玩，即便回来，勿得徜徉太久也。”因叫老仆苏定与剑童随着同去。紫宸唯唯受命，即同了剑童、苏定，一径离了府门，来到街市上一看，果然好盛灯。有前人诗句道：

火树银花合，星桥玉锁开。
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游妓皆散事，行歌尽落梅。
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

紫宸正观看时，忽又闻鸣罗击鼓，众人乱挤乱嚷的道：“迎龙灯来了。”紫宸听见，不胜之喜，即一挨两挨直挨到高坡上。立着一看，果见迎一条龙灯，头尾活动，盘旋曲折，甚是有趣。左右前后，都是些鳌山蜃海，鱼虾杂灯拥护，真个照耀得辉煌不夜，十分好看。紫宸看得高兴，竟忘情了，随着龙灯热闹，不知不觉的一路出城。又走了二三里，觉得足力已倦，方才想归。回头看时，却不见了苏定，剑童，心下着忙，急急寻路而归。幸尚有残灯映月，一路还不至十分黑暗，忙忙走到城边，时已半夜，城门扃闭，眼见得不能入城。城外又无亲戚可依，这半夜怎剩区处？街上又家家收灯歇息，霎时寂然静悄。深悔自己忒孟浪了，以致如此。

正在徘徊，忽见一人走近，拱手道：“苏公于何故独自徘徊？夜已探矣，谅必不能入城，小鹿去此不远，何不移玉草宿，明晨待贫遭遇公子回府，何如？”紫宸见说，忙抬头看时，一个皓首童颜、黄冠白麈的老道人。因想道：“我从不曾认得这个道人，如何便晓我是苏公子？莫非是甚游方拐子，见我年幼独行，欲要来诱骗我不成？但我今夜正无宿处，莫若将计就计，睡他一夜，且看他怎生设法来骗，与他打诨一番，倒也有趣。”心下虽是这等想，然见其仪表非俗，亦不敢唐突。因揖道：“偶尔贪看花灯，不期城闭阻归。正在穷途狼狈，忽蒙仙丈垂悯，但不知紫府何处？素昧干生，怎好轻造？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九流一脉，三教同源，何云素昧。此去我庐甚近，但山野风味，恐有褻渎。若不鄙弃

，便当引导。”言罢，即挥麈前行。紫宸见其出言文雅，谅来不是甚拐子，也不推辞，在后追随。

走了一会，已是郊垌。再行数步，转过一块小桥，却是一条山路，崎岖不堪行走。耳中松涛谡谡，猿叫哀哀，甚觉悲凉凄楚。紫宸想道：“西门之外。一向并未有山，怎么今晚却走出这条山路？好生古怪。”欲待不前，那道人望前乱奔，并不回顾。四望俱是旷野，竟不认得是甚去处。倘然落后，又恐迷路，只得紧紧跟走。觉得水尽山穷，转过一弯，忽见松林之内射出灯光来，才见人家。那道人住足道：“蔽庐已到，公子请进。”

紫宸举目看时，却是小小三间精舍，早有小童启扉，持槃接入。满阶瑶草，拂户奇葩。跨进斋中，只见竹床纸帐，丹灶茶炉，素琴挂壁，仿佛柴桑之趣；古墨悬轩，认是辋川之笔。紫宸不敢怠慢，忙整衣作揖而从。小童送茶，杯茗精洁，入口甘香。因问道：“仙丈大名尚未请教，此地何处，更望指示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此地乃是刘阮误入之处天台中。余也并无姓名，但幽栖于此，即以山名，为天台道人也。”紫宸见说惊想道：“松江若到天台，闻隔千里之遥，何不觉数里便到？想此老人必非凡俗。”因复起身拜谢，道：“弟子下土庸才，何幸得蒙仙丈接引？”天台道人微笑道：“适从海上归来，道经故里，因见花灯之盛，驻足逍遥。幸遇公子于途，观公子丰骨大类吾辈，故引到此。”紫宸道：“如此则仙丈亦系松郡人矣，敢问向居何处？族有何人？或可表扬道德，永垂不朽。”天台道人见问，忽浩然长叹，口占七言两句，答道：

已薄世情波底目，不知何事忆钱塘。

紫宸茫然不解，因见天台道人瞑目而坐，亦不再问。少顷，排列酒食，都是些冰桃碧藕，麟脯琅菜，俱非人世所有之品。童子进酒，紫宸举杯，真是琼液流霞。入口甜滥，顿觉神怡气爽。饮至半酣，紫宸道：“愚意百岁如寄，蜉游几何，况人生饮啄，自有定分，即营营何益哉？今幸有缘相引至此，得瞻物外烟霞，不觉万念俱灰。伏祈仙丈收录丹台，采芝煮石，习炼长生。不知仙丈肯赐容纳否？”天台道人道：“公于名缓未脱，尘缘未断，苦乐未均，文章未了，正当驰骤于两都硕俊之间，岂暇与山栖谷隐者较量风月哉？”紫宸道：“仙丈所论虽是，但每思智如淮阴，才若膏莲，终不免长乐、采石之祸，况才智不及二公者乎？藏拙犹迟，何沦驰鄢？”天台道人笑道：“公子之论极高，但大块假我以文章，必须于宇宙之间横行一番，然后急流勇退，方为最上乘耳。”说罢，向童子道：“今夕苏公子在此，无以为娱，可令轻卿出来。”

童子应声入内。去不多时，引了一个绝色女子出来，向紫宸万福，慌得紫宸还礼不迭。天台道人命坐于侧，执壶行酒。紫宸省眼看那女子，年可二八，生得眼澄秋水，貌媚春花。紫宸虽系幼年，见那美色当前，不觉心摇目眩

因想道：“此老既已修道，又何畜此尤物？果神仙亦有此乐耶？”正在呆想，只见天台道人笑道：“山野无以表敬，想是公子不悦。轻卿何不起舞，少助酒怀。”那女子领命，离席而起，整鬟理袖，款款盈盈的舞将起来。只见彩袖飞扬，香风馥郁，低徊如锦鸾展翅，矫举若索鹤乘轩，袅娜之态果然艳丽。舞了一回，低啭莺声，口占《谒金门》一阙道：

仙家乐，依样画来潦草。罩袖红裙鞋底小，漫舞霓裳调。轻捷蜂腰纤巧，空腹如筒休笑。共醉金樽明月，晓看荷芦颠倒。

舞毕，微笑还坐。紫宸称羨不已。天台道人大笑道：“公子爱之乎？此乃道家游戏，岂可着相。”因向女子道：“可还汝本来面目。”只见那女子就地一滚，却变作一个小小葫芦。紫宸不胜惊异。天台道人收来藏入袖中，道：“此非公子所好。”因命童子向石壁内取书二卷相授，道：“读此可作奇男子。但功成意遂，即宜勇退，乃为公子福。此地非久驻之区，宜速归去，免令叔悬望。”紫宸拜受：“重蒙赐以仙食，授以异书，高厚之恩，粉骨难报，但未知后会可期否？”天台道人道：“出海定海，即是会期。”

时天色已明，命童子引白鹤一只，叫紫宸跨上，令其闭目。即时腾空而起，惟闻耳畔风声，身子如在云雾中，顷刻之间，觉得身已着地。开眼看时，那骑来之鹤不见在跨下，再定睛一看，认得是自家门首，不胜惊喜。后人有诗咏之遭：

为看花灯忽遇仙，往还顷刻路盈千。

不须另叩元关要，已信壶中别有天。

且说苏定自那夜人从里一阵闹嚷，忽不见了公子，急得没法。忙与剑童喧呼喊叫，东西寻觅，哪里竟有个影儿？时已夜裸人散，家家歇息，谅无寻处。没办法，回家嘉主人说“因迎龙灯，于众人忙迫之中，挤不见了公子。一时无处追寻，只得回来报知老爷。”诚斋见说，急得顿足捶脚，怒骂苏定怎么不小心照管，以致不见，又痛责剑童，怎不紧紧跟着，却有得失落。举家惶惑无措。反是诚斋亲女馨如小姐道：“看哥哥年纪虽幼，机智不群，决不落拐骗之手。迟早自能归来，爹爹不必忧心。”诚斋无奈且歇，次早着人四下寻访，杳无形迹。又贴招鸣锣，愿出百金为酬，却终不见有一些消耗。

光阴迅速，早逾两月。这日诚斋正独坐纳闷，忽见紫宸走入，忙立起来，认道：“是非吾侄紫宸耶？”紫宸忙趋而拜，道：“侄儿正是。”诚斋道：“是耶，非耶？梦耶，醒耶？自汝迷失之后，至今两月，无日不在这里愁闷，几乎使我寝食俱废。何处不着人寻到，不得一些踪迹。不知汝这几时流落哪里，怎地栖身，却直至今日才归？”紫宸闻言亦自惊讶，即将那夜看迎龙灯，主仆失散，不能进城，忽遇天台道人，引至天台山中，宿了半夜，今日跨鹤归来

之事，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侄儿只道昨夜之事，怎么却已两月？真乃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矣。”诚斋见说，称奇不已，道：“古传费长房逢壶公及卫大丞遇负薪老人事，可知不诬。今我侄遇天台道人于穷途，亦可作他日佳话。此家门余庆，真千载奇逢，安知非长生之兆也？”说罢，即同入内。一家相见，不胜之喜，乃治酒庆幸不提。紫宸自归之后，日夕闭户书房，将天台道人所授之书时时阅习，不上一年，皆为腹中之物矣。正是：

灵敏宁无本，神仙会有原；
许多云与雾，吐纳在兰台。

说这诚斋，原以进士守制在家，其年服满，入都赴选。他本意原望造一京职，得近天颇，少展干生之志。不期因诚斋不去谄媚；竟点了外任浙江钱塘邑宰，不胜叹息，只得离京之任。因松江至浙甚近，将家属携带任所，只留紫宸伴着夫人，管理田园。这总兵索雄飞虽系武弁，却倒为人沉静慷慨，与诚斋性情相合，极是来往得好。值他生辰，诚斋虽不在家，却寄书回来分付紫宸，令其亲往拜贺。紫宸不敢迟延，即忙打点了礼物，到上海县拜索总兵的寿诞。本欲即归，因索总兵再三留住，这日筵宴，他也在贺客之内。正值饮酒之间，忽报海贼夺门而入，众客惊倒，总兵弃席。紫宸料得贼志于库，身边带有弩矢，肆筵之处恰近库房。即腾身上屋，潜伏槽溜之间，紧对必由之处，暗将一弩连三箭之法，射退贼众，保全上海县库。见脏去远，仍复跳下。

时有几个逃走不及的酒客，藏避在黑暗之处，看得十分清切，认得是苏紫宸，只是不敢则声。直至贼退，方才都走出来，惊问道：“不信世兄英年，却有如此妙技。若非射退贼人，不但县库被劫，吾辈亦皆为鱼肉矣。容向总台并邑尊言之，当速旌表，以志今日之奇。”紫宸笑道：“为国家守城，戮此乌合，乃分内应为之事。诸年伯欲为旌表，得无辽东豕耶？”众乡绅道：“此乃有功邦国，庇护全城，威振远迩的惊人快举，岂有默默不为表扬而虚此奇功乎？”其时上海知县金怀了，亦因贼至匿在桌下，闻得人声嘈杂，料必贼人去远，乃从桌下钻出，道：“苏世兄不必太谦，有拂诸老先生盛意。奉县还要奏功请旨，方显令名。”紫宸道：“虽蒙老父母作养，诸年伯推爱，但治生并不是好名之徒。况以些子微劳，即论为奇功，若较昔冯异，使治生罢却勋名，即非荣而反无耻矣。祈勿再以此挂齿颊，则治生感擻反深。”众人见他矜其功，深相叹服，无不羡慕。后人有诗道：

文成绣虎并雕龙，退贼还教建武功。
学得天台三箭弩，胜他赤壁一东风。

说这苏紫宸自此之后，松江一郡尽耳其名，争欲与之结交，日日车马盈门。紫宸烦扰不过，因见春景妍媚，向慕武林山水之胜，不若以探叔为词向彼一

游，聊用避喧。算计定了，来与婶母说知；带了剑童，即日寓松。正是：

不堪结客场中扰，寄进西湖代杜门。

只因这一至浙，有分教：假斯文遗千秋之臭，识贤豪成一面之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篇首写海寇犯境，被弩而遁也。一摛摛起，却任意畅叙遇仙一段情景，连坤数纸，直至篇尾，才缴到神射。风息火惠处，忽然漾开另写。殆所谓“欲赋天台山，却指东海霞”者，真是奇情恣笔。且目曰“误入天台”，作者胸中，盖深恶相传刘阮之说污秽仙灵已甚，故此特以葫芦游戏拭净俗限。令读者望其题，疑作柳丝花朵，心魂摇曳之笔，而寻其义，实则风清月朗，千宣一碧之文；是又一误入天台也。噫，亦奇兵。

第五回

白木公子饱尊拳一场扫兴

词曰：

才情各异，莛豪自别，怎便强沽名？墨水全无，石碑没字，老脸有蜻蜓。鸡肋已令尊拳饱，吃苦不甘心，才还愈美，丑还食拙，草墅发馨香。

右调《少年游》

说这苏紫宸不几日已抵武林，至钱塘县署。叔侄相见，诚斋问及上海之事，紫宸备细说了一遍。诚斋亦自惊问道：“汝又何处曾习此法，却能败得贼人？”紫宸道：“得之天台。此犹不足为奇，更有兵法二卷，深微奥妙，真是神仙秘本。”诚斋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实家庭之幸也。今汝远来，且自将息。”紫宸诺诺而退。自到杭之后，无日不去游湖。一日间游至飞来峰，峰石瞬岫，树木古秀。紫宸进入洞中，看那石势似作惊飞一状，果是观玩不足。出慧冷泉亭上，只见游人如蚁，却是到天竺各处进香的：见又有那些闲步的，却都是观看这进香的，有那拂撞纷纷韵，却都是惟知一醉为乐。紫宸因不觉浩然长叹道：“以武林名胜之地，岂无一名胜之人，品题佳山佳水，使和靖、坡老独占美于前乎？更可叹那些游人，不知山水却是何物，而如此蝇集蜂忙，难道俱系碌碌之辈不成？”因命剑童取过笔砚，即以飞来峰为题，吟成一律，书于冷泉亭之壁，道：

飞来何处不知年，虎伏龙眠势若悬。

压帽常惊危壁落，吟声忽接涧花寒。

坐时嗟抚三生石，亮处行窥一线天。

有酒有山还近水，独怜无地觅坡仙。

紫宸题完，投笔大笑。正欲出亭，忽背后一人大叫道：“紫兄欺我杭无人物耶？”紫宸忙回头看时，认得前日曾于席上会过的张吏部之子张其白，即便陪笑道：“原来张兄在此，非弟敢赋狂言，得罪大邦。若欲如坡老之才思，不要说是武林，只怕盖天之下实不能有。故古称才难，信不诬也。”张其白笑道：“兄也不要将这才难忒看煞了。当今坡仙又何常没有？兄特未之见耳。”紫窟道：“坡老千秋才人，岂能多得？兄既云有，请试言之。”张其白道：“若言别处，弟亦不能知。只就我杭夏天生，风流慷慨，才气绝伦，非当今坡老而何？他家现在倡一文社，若有才的尽邀入社，作诗作文，尽一日之长而较其优劣。兄想他若无真正高才，焉敢妄建文坛旗鼓？兄如有兴，明日也同入社，便知弟言不谬矣。”紫宸见说得津津有味，不胜欣然道：“弟实醯鸡覆瓮，不知两间之大。适才拙作，自笑狂妄，蒙指示夏兄高才。渴欲识荆，奈素昧平生，怎好突然轻造？恐得罪文坛，又所未便。”张其白道：“这个不妨。天生之设此社，原欲广致才人，以定文场元帅。他惟恐不能尽访，前日曾将数柬托弟，央弟与他代访求有才者，邀之入社。今已付去三四，兄若不弃时，请收一柬，明日弟为兄先容，何如？”说罢，即向小童手中匣内取出一个柬贴，递与紫宸。紫麓展开一看，只见柬上写道：

一年好景，万事赏心，岂无一豪举，而令春光笑人履寞耶？今弟煮茗于小轩，同袍诸友，业已毕邀。然非足下一临，孰建旗鼓？故敢屈入雉坛，倘蒙不弃，诘朝客檄，山灵简点，花下落红，松梢翠滴，以供诗中料矣。

后书“年家眷晚弟夏天生顿首拜启”。紫宸看毕，不胜喜悦，即纳入袖中，欣然允往。遂别了张其白，一路回衙。

你道夏元虚为何有此一番豪举？原来自夏英亡后，瑶枝又以庐墓在外，元虚好不自由自在，日日饮酒宿妓。其年服制将满，恰值大比，意欲做两千银子，不着买个举人摇摆。恐人笑他白木，故设此社，遍招文士入社交游，欲令人知他日与文人学士诗酒往还，不是个无才之辈。这也是元虚沽买虚誉，诳诸无识的愚见。苏紫宸初到杭州，那知就里。听了张其白的说话，只道果是风流才子，以为今番遇着知己，好不得意。

次日绝早，同了剑童，持其名刺，一径来至东园，访着元虚宅院，即投贴通报。时张其白已先与元虚说知，一见名贴，忙出迎入。紫窟抬头看时，只见元虚怎生模样，有五盲律诗一首单道元虚的情状。

鼠目鲈鱼嘴，奉颐大点麻。

方巾头上戴，朱履倒跟拖。

欲作斯文状，偏生不惯家。

鞠躬迎客入，好似一蛤蟆。

紫宸看了，想道：“细看此人品格粗俗，面上全无一些风雅之姿，如何张其白称他是风流才子？这风流却从何来？或亦貌寝而才扬乎，抑此非元虚乎？”心下迟疑不定，因见其足恭，只得入揖而坐，便问张其白道：“此位可就是元虚兄么？”其白未及回言，元虚忙接口道：“然也。足下远来，便知弟是元虚耶？可谓一见如故者矣。”紫宸道：“昨日踏春于冷泉亭畔，偶遇张兄，言及足下才美，为当今独步。渴欲晋谒，只恐唐突。今蒙张兄作渔父之引，得瞻芝宇，始信张兄才美之言，真是不诬。小弟可谓有幸，得托文坛之末，恐蓬蒿贱质，不足与姚黄魏紫竞春色也，又不知足下何以教我？”

紫宸这一席话，明是半讥半奖的。元虚只道真个来赞美他，欢喜得满心奇痒不知搔处。乃说道：“小弟才是微微有些的，但何得云独步？张兄之言，亦是管中窥豹，特见一斑耳。今蒙兄不鄙辱临，乃既来之则安之矣，更何别论。但诸兄俱在小园候久，乞兄少借一步。”说罢，即起身邀紫宸进内。

紫宸见元虚口角，早已窥破腹中，心中大是拂然。因见其殷殷之意，又不好十分却得，只得同至后园。望见轩内，早有一班书呆在那里做作。也有脱幘露顶反背着手绕砌摇摆的，也有斜倚栏杆咬着指头侧首沉思的，也有因窥壁画磨穿鼻的；也有微吐蝇声捻断髭的。欢呼狂笑，嘈杂纷纭。忽见紫宸走入，因是不曾会过，都不认得，忙问何人。张其白道：“此钱塘苏父母令侄，台号紫宸，乃云间名士。”众人方才慌忙的整衣戴巾，一齐上前揖逊而坐。紫宸便问：“列位长兄尊姓台甫，望乞赐教。”张其白先指着个穿绿的道：“这位乃是翰林李公的长君，台号叶符，簇新前科孝廉。”又指一穿红的道：“这是卜大理三公子卜长俊兄。”又指一穿牙色的道：“这是陈布政长君秋遴兄。”又指一穿玉蓝色的道：“这就是敝地总台贺公的公于贺图兄。”其余不必枚举，总之都是些缙绅子弟。

各各通名道姓已毕，紫宸道：“久钦诸兄芳誉，今日幸会，棵慰生平。但弟萍水樗栎，谬逐文坛之侧，殊愧内愧。”众公于齐足恭道：“不敢。”张其白笑向元虚道：“今日诸兄幸聚，真乃英才济济，可名这社为群英，以志今日之盛，不知诸兄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群英杜绝妙，但吾等怎敢当此‘英’字？”元虚道：“酒筵已具，不必闲谈，各请入席。”

大家一齐起身逊坐。紫宸是松江人，众推首席，次位即贺图，余各叙齿而坐。

酒肴毕集，饮亦半酣，元虚离席而起道：“请兄今日饮酒，何各彬彬客套，甚不豪畅。敢烦紫兄发挥一令，以为酒政，方不寂寞，可尽醉倒之欢。”紫宸道：“酒贵适情，岂期必醉。既蒙谆谆见谕，敢不如教，以尽主人厚情。但弟才短，不能以别词为令，请各赋一绝作酒政，以三板诗成为例。不成者罚三

大觥；诗成不佳者罚一杯，成而绝调者，合席各贺饮一杯。如此则酒入欢肠，又觉简易，不识诸兄以为如何？”

元虚等虽以诗文结社，只是个名色，不过图取一醉。今见紫宸当真要做起诗来，不胜着急，道：“酒令者掷色猜枚，呼卢浮白，方是畅快。若要做诗，毕竟要搜索推敲，未免烦难，还是另请发挥。”紫宸道：“斗酒百篇，请仙之风流千载。只这一首绝句，有甚烦难？”卜长俊道：“紫兄之教虽是，但弟等或八股，或策论，或表，或判，倒还领教得来，至于诗之一道，实未留心，故敢方命。”紫宸微笑道：“焉有是理。若依所言，则昌黎于美善文章者，不知诗词；善诗词者，遂不解文章耶？诗文总出一心，岂有两端？诸兄不必过谦，且尽诗酒之兴，再领文章之教可也。”陈秋遴道：“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怀，紫兄之教极是。吾等必当续貂，以继金谷之胜，无使桃李笑人也。”众人还打帐推托，忽见秋遴欣然允诺，叫取笔砚，俱各拂然，默默打点酒量，好吃这三大杯。

紫宸正欲寻题，忽抬头见壁间挂一幅墨梅，画得甚是精神，眉想道：“看这班糟胞，谅来必无实学。何不即将墨梅为题，探他一探腹中如何？”因举杯道：“小弟异域草茅，学耻全牛，过蒙天生兄宠召，愧叨首席，已觉负芒。又占先诸兄者，窃欲观大邦文才之盛，作抛砖引玉之举。但酒令严如军令，敢祈暂遵片刻，待令毕负荆而谢。”众人诺诺道：“是。”紫宸饮干令杯，乃举笔写了一行题目道：“量梅咏，赋七言绝句一首，各步原韵，合式免酒。”后写其诗道：

墨溅枝头染素梅，芬芳岂复待吹灰。

无香有色生如寄，雨雪朝朝蕊倦开。

题毕，即传递次席贺图道：“巴人俚句，请教大方。”贺图见题是《墨梅咏》，难于形容，乃道：“紫兄黄鹤之句在前，即使效颦，恐亦不佳，倒遵教受罚三杯罢。”即举杯连饮，顷刻而毕。再次却该陈秋遴。秋遴接题一看，见其诗虚实之间讽刺沉着，信是佳作，因亦迅题一首呈递道：“虽珠五在前，未容瓦砾争辉。然恐方命，不辞呈丑朋博哄堂。”紫宸连声“不敢”，忙接诗一观，只见上写道：

调羹何必问盐梅，彩笔生花不染灰。

蝶死蜂残春已老；西窗待月蕊初开。

紫宸看毕，大悦道：“起句即得墨梅之旨，结句虚形墨梅之色，真颀颀古人，千秋佳作，各当赏贺一杯。”说罢，先自饮起，次各一一饮毕。其次轮着李叶符接题在手。因思自己是个举人，怎好推托，只得接索枯肠，挖耳挠腮的苦挣了半晌，方才写得两句，而三板已完，罚了一杯再做。又是半晌，方凑成

诗呈上。其诗云：

半张白纸种乌梅，若然一火即成灰。

美人欲插花难采，满壁柴枝扫不开。

紫宸看毕，不禁大笑道：“真匪夷所思，绝奇之想，足称千古绝调。”夏元虚只道真个做得好诗，亦抚掌叫快，道，“李兄终是箕裘父业，学有渊源，故能譬效珠玉，亦当合席赏贺佳作。”紫宸笑道：“合席固当赏贺，但太佳了，倒要屈李兄先请三杯。小弟才浅，还要请教这乌梅二字，怎生解说。”李叶符道：“乌者，黑也，黑者，墨也。即夫墨梅之意云尔。”紫宸笑道：“李兄奇才，固是不差。以弟愚见，用得不切，请依例三杯。”元虚正赞得叶符高兴，忽见也要罚酒，叫起来道：“紫兄又来欺弟辈了。适才陈兄的盐梅也切，难道李兄乌梅倒不切么？总是一般梅子做的，何切彼而不切此？”紫宸道：“梅虽一般，制度有不同也。况秋兄亦兄之相知，此作果佳，自当赏贺，弟又岂敢欺兄？今兄乱令，亦罚一杯。”叶符、元虚自知非是，只得忿忿受罚，笑得个陈秋遴捧腹攒眉。其余挨次轮着，俱三板不成一字，大家吃得个不亦乐乎。

末后轮该主席夏元虚，三板已尽，尚未落笔，反责乖道：“小弟子素才迟，又不喜束缚，但往常还可完篇。今日不知何故，不能应命，想只因乏兴耳，亦照式受罚三杯罢。”紫宸大声道：“岂有此理。在诸兄多有吝教，还可推辞。吾兄则为社主，况今日之举，文社也，而一诗尚不能成，惟各饮酒，是酒社矣，何以文为？诗贵推敲，兄既才迟，不妨缓缓做去，必期成咏为妙。”

夏元虚正欲举杯到口，忽见紫宸大声止住，不许吃酒，先已惊呆，又拿定要他做那首诗，逼得喉急起来道：“紫兄何太欺人？小弟一时困于七步，依令亦只该罚酒。况请兄俱饮酒径过，乃独逼勒小弟做诗，何厚于诸兄而薄于弟耶？”紫宸道：“非弟薄兄，乃兄自取其薄耳。既不能诗，又何必结此社为？此亦妄人世已矣。”秋遴笑道：“想必是夏兄花下落红，松梢滴翠之料，不屑用于今日耳。”张其白道，“酒落欢肠，何必相苦？夏兄既不能吟，照例受罚亦是。紫兄亦不必如此逼迫，恐伤雅道。”紫宸冷笑道：“冷泉亭之言，原来坡老却是这等风流，果然武林第一。今既愿罚，可饮三十杯，庶免假冒斯文之罪。”

夏元虚被紫宸、秋遴交口取笑，已是赧颜。今又见说他假冒斯文，要罚酒三十杯，打着心病，不觉变色道：“士以举业为先，做得首把歪诗，怎便自矜高才独步，这般言大志夸？且请问怎么叫做假冒斯文？吾辈一个个缙绅子弟，岂是假冒？好意请你来饮酒食肉，反目中无人，如此的放肆。”紫宸见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若以饮酒食肉为事，所称酒囊饭袋而已。须知与我

辈交游，毕竟要些墨水来应酬。若是沐猴而冠之辈，未免要落苦境也。”元虚见说，勃然大怒道：“沐猴而冠！将吾辈比作猿猴，越发可恶之极了。今日先请试试我的猿猴手段看。”

此时元虚已有了八分的酒，十二分的气。这二十分酒气，一齐发作，喝叫人闭了园门，便挥拳叫打。那些张公子、李公子。见紫宸欺笑元虚，早已有兔死狐悲之意。今见元虚发作，牵动了三大杯罚酒的恨气，也一齐手舞足蹈的道：“吃酒看花，是吾辈惯常的乐事，又不是宗师岁考，定要用那苦思力索工夫。反说吾等沐猴而冠，岂不可恶！你松江或者由你油嘴，我杭庠的士风极整，那容你放刁。”当下只有秋遴见紫宸孤身落阱，怎当得这伙恶物行凶，心下十分着急。连忙解劝道：“这席上都是斯文一脉，何至于此？诸兄切不可动手，有伤雅道。”那些恶仆见主人叫打，哪里还肯歌手，早一齐涌奔紫宸。紫宸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误入疯狗群中，还有甚的雅道。”即一脚踢翻桌椅，大踏步抢下阶来，早一把揪住元虚，一手抓发，一手持襟，横当一件家伙，东西乱扫，挡着的无不跌倒，打得落花流水，个个着伤。众公子着急，大叫“反了”。夏元虚被紫宸这一顿扫，早已嗽声不绝，喘做一团，只是摇手大叫道：“不要动手，有理说理。”紫宸方放手大笑道：“打得畅快。”向秋遴道：“玉石自分。今日粗豪有犯，另当负荆请罪。”说罢，一脚踢开园门，同剑童大步而去，那些恶仆都已胆落，哪里还敢来阻挡。正是：

鱼目夜光焉可混，鹅鸽那并鹤乘轩？

广交漫欲求名誉，不料相争吃老拳。

只固这一打，有分教：公堂执法，方信假词难诬告，绝句知才，相逢倾盖已神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胸无点墨，而通身皆是名士气。更有贪口腹轻颜面之徒，日夕走集其门，为之扬誉，遂真若风流名隽，无出若人右者。而若人亦且忘其本来面目，久假不归，据无为有。使不控只眼人识破，且将盗虚名於身后而垂诸无穷，可谓一大恨事。每怪小说家多有不肯作快意之笔，彼盖欲读者闷绝，斯作者快绝。然令因闷而束书不复卒读，则作者之锦心绣口亦隐矣，故知不若此属紫宸当场迅扫之妙。且秋遴、儒珍皆武林才子，若出俗笔，必二人同见于元虚坐间，而此则独逗一阵，虚实隐现之际，是尤善留有余不尽之趣，非但博快志悦目。而一味放笔作直千者。

第六回

红颜淑女试属诗七步知才

词曰：

昔时面目还存否？俗态炎凉，转眼浑忘旧。怪他壁立家无有，那知才韵宜诗酒。为郎憔悴腰肢瘦。试请题诗，落笔龙蛇走。而今埋没暂时贫，终烦不在他人后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说这陈秋遴，初时见众人一齐动手，心下好不着急。后见紫宸放出手段，打得个个叫苦求饶，直至紫宸出园而去，方得放心，却暗暗称奇。因见杯盘椅桌尽为一碎，打得不成模样，亦即辞别元虚众人而归不提。

且说夏元虚见紫宸出园，秋遴别去，气倒在椅，吁吁发喘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之斯文扫地矣。”贺图道：“今日好意请他入社饮酒，又不是下教场，怎将夏兄竟当了一件军器，耀武扬威起来，实是气他不过。”李叶符道：“真乃可恨。吾辈衣冠子弟，却被他如此凌侮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必须要想个法儿，处置得他淋漓尽致，方可消今日这口无穷之气。”元虚道：“这都是张兄，一请请了这般一个狠戾的凶神道来，以致吃他如此之苦。如今全仗诸兄，替小弟出这口恶气才好，不然一发小看我杭无人物。”

张其白道：“再不想这小畜生倒有如此气力，以致被他打倒，实是小弟之罪。但要算试一个知县的侄儿，也是容易之事，何必议论纷纷？”卜长俊道：“这倒也不是件容易之事。他的叔父苏诚斋虽是个知县，却甚风力，况兼苏星这小猴子奸猾异常，欲与为难，未可轻易。”张其白笑道：“卜兄也胆怯，真乃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不要说诸兄的势力，就是小弟一个现任吏部公子，难道反胜不来一个知县的侄儿？若依小弟愚见，妙在不要别寻领路，只消写了一张状纸，以冒势杀人大盗虚架成词，竟告在诚斋手里，这叫泥浆灌足之计，连他自己也洗不干净，怕不着急？自然去央几位大位来调停吾辈，无过是丽日优住之类。那时夏兄只消写的两个字去，他就一发着急了。”元虚忙问道：“两个甚字，却如此得力？”其白道：“一个辞字，一个谢字。他见这辞谢贴儿，知事不妥，心下怎不着急？自然有换人来，再三拜求，那时放说出，只要苏星这个小畜生来，也让我们打个畅快，方才罢手。”卜长俊道：“张兄也不要太打料得好了。倘不能如兄之愿却将奈何？”张其白道：“杀人大盗这样大枢纽头，怕他不胆寒？即使追究出真情来，那吃酒行凶，打坏夏兄是实。他一个知县，难道该纵容子侄在任撒泼，凌辱斯文的，么？他的官箴为重，不怕上司参究么？再或不如我意，只消家父一言，连他这知县也诸大门之外，岂不更为直捷爽快？”说得大家一起欢喜道：“有张兄如此作用，吾辈之耻可泄，夏兄之辱可复也。”张其白道：“不敢相欺，那些触笔头的求老三，还请教我这老法家里。话虽如此，但兵贵神速，今晚写了一章好状纸，明早便去

施行。”众人都道：“有理。”元虚忙叫左右，铺设纸笔。大家商量的有半夜，才写得一纸状词，打点次早当堂投递不提。

且说苏紫宸，出了夏元虚家园门，一径回至衙内，将此事一一告知诚斋。诚斋道：“虽是如此，也只该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，不宜孟浪，以伤自己品格。”紫宸道：“心盲之辈，只宜闭户潜修，勤学补拙。他偏要蝇集蜂忙，摇头展翅，备诸丑态，世俗从而和之，将士风日漓。若不痛惩一番，以警将来，则斯文扫地矣。”诚斋道：“就要整顿斯文，也只宜循循善诱，岂必血气为哉？况这班呆物虽是碌碌之辈，然皆悻悻之徒，安肯虚心服善？必将志图报复。”紫宸笑道：“饱侄毒手，恐已胆落，即使欲为楚汉，亦直用靴尖踢倒耳，叔父何畏焉？”诚斋道：“我岂畏之？但事有所必至耳。自今以后，汝亦只宜敛迹潜修，毋作游侠之习。”紫宸唯唯而退。

次早诚斋坐堂，才开得门，尚未放告，忽闻声鼓叫屈。诚斋忙传问何事，原来就是夏元虚。抬头看时，只见他果然脸青嘴肿，衣巾碎裂，同着一班无鞍公子。口中乱嚷乱叫道，“反了，反了。”诚斋心下已自明白，却只做不知，出位来问道：“尊兄有甚事情，不妨宾馆领教。”夏元虚等俱怒气勃勃的道：“禁城之内，白日杀人抢劫，事属异常，尚何暇投宾馆。今治晚生等具有情词，乞老父母大人即飭差捕究，以正国法。”诚斋惊道：“森严之下，怎有如此变异？既有状词可取上来。”左右即将状子呈上，诚斋一看，只见其状云：

钱塘县学生员夏天生具呈为倚势劫夺杀人大变事切：天生于本月十五日，宴集同袍，会文于浣花园中，惨遭凶盗。苏星窥知珍玩艳目，顿起盗心，持刃突入，冒称老父母是伊叙父，杀人肆劫，财宝一空，举家震骇。有在社生员张其白、卜长俊等为证。伏念禁城之内，岂容白昼杀人；闹市之中，那许绿林行劫？虽作盗者有恃，念敷化者无私。叩乞严捕重究，追赃正法。上呈。

诚斋看毕，拍案大怒道：“杀人大盗，法所必诛。又冒称本县为叔，死有余辜。既禁城闹市白日抢劫，岂邻里坐视，汛兵不救的么？”张其白道：“园隔重楼，内中被盗，外实不闻。惟治晚生等因社期会饮，是以目击其事。”诚斋道：“既张兄亲见，谅非虚谬。但杀人大盗所关非小，又且干连本县，若少有架捏之词，鞠出真情，则罪有攸归，诸兄宜斟酌其可否。”

夏元虚等见诚斋不欲准其词状，只道胆寒，乃一齐嚷道：“强盗重情，岂可宽纵？别无斟酌。若老父母这里不准，生员们即赴公祖按台处投控。”诚斋微笑道：“既诸兄别无斟酌，本县难道倒要斟酌？但事关重大，罪成不小，必须先详问一个的确。既事经奉县，自有堂规，诸兄暂退仪门，只留夏兄在本县案前，一言始末，即便捕获其人。”说罢，目视左右，皂役会意，吆喝排衙。张其白等只得退立仪门，惟留下元虚一人。

诚斋正色问道：“状上写着道杀人肆劫，所杀何人，杀在何处，一一与本县明言，以便临验。”夏元虚、张其白等因一时气忿，又一时高兴，思量要把那纸老虎来恐吓诚斋，以为定当下屈服，那里曾打点到认真的田地。今被诚斋这一问，登时语塞，迟了半晌道：“杀人者将欲杀人耳，实未着伤。”诚斋冷笑道：“杀人偿命，其罪不宥，岂有将欲之称？又焉知果将欲耶？既未着伤，为何将杀人二字来欺诳本县？已先坐着个故入人罪矣。”元虚道：“无虚不入词，此不过引用助语，乃治晚生等用惯的文法。但白日大盗，老父母何得徇私容纵，反欲加罪于治晚生为绿林漏网？不识老父母诚何心也。岂盗果令侄乎？”诚斋大怒道：“有这呆物，不知法度，在奉县面前语言无状。今既犯故入人罪，左右何不去其衣巾。”两班皂役，不由分说，早将他方巾扯去，喝叫跪下。诚斋故大声道：“劫去财宝，共有多少？是何物件？怎不开列失单，却如此蒙混？快须细细报来，好侍本县替你效劳追比。”

元虚见诚斋变转面皮，认真做作起来，叫扯去头巾，已觉羞辱不堪，兼之两行皂役，呼喝如雷，心下十分着急。见上面问他劫去甚财物，回头看众人，却都在下边被门卒拦定，不许上来，不觉发抖，只得自己打算道：“今日这事情看来有些不大十分利市，若再将财物说少了，一发不妥，不若多说他些，才象个强盗。”因信口报道：“银子只得五千九百余两，拜匣盛贮，外又大官箱三只，内有金珠衣饰等物，约共万金之数是实。”诚斋见说，问道：“这大盗共有几人同来？为何却只认得苏星一个呢？”元虚道：“只苏星一人，并无第二个。”诚斋呵呵大笑道：“既只一人，却如何负得这许多重物？况一人怎称大盗？”元虚道：“老父母那知他力如猛虎，一可当百。”诚斋怒道：“奸弊已露，还要强辨。”

因喝退立仪门，却叫张其白等一班上来，问道：“元虚已被本县审出真情，供系你等唆讼，不过酒后争竞，如何便诬以杀人大盗？况汝等皆累世衣冠，芹宫文士，正当洁身修行，奋发青云，以慰令尊大人去后之思，如何反教人为不善，甘为无籍下流？今日本县若徇私不究，他日令尊大人闻之，恐归咎本县之容隐，汝等还道何如？”张其白等见说，俱各面面相觑，因是自知理矩，只得直说道：“原系酒席赋诗，元虚辞不能吟，紫宸执意不允，以致殴打。元虚因受紫宸大亏，气忿不过，欲图泄耻，故捏造虚词，强拉治晚生等佐证。状上事属乌有，然皆元虚所为，与治晚生等不相干涉，并非唆讼，还望老父母鉴察海涵。”诚斋见说，呵呵大笑，叫元虚上来，道：“如今这故入人罪，难道还是假的？若不反坐，怎禁刁风？”即将签筒推倒，喝叫：“与我痛打。”

元虚见张其白一五一十将真情和盘托出，一时又不能照应，已是十分着急。又见一声喝打，左右乱来扯拽，急得杀猪一般的喊叫道：“实系酒后争竞

，并非强盗。因疑紫宸非者父母之侄，故设谬词以相探耳。乞老父母念先父薄面，兼之弱体不堪受杖，望赐宽宥，以后再不敢于。”诚斋只是摇头道：“若是徇私宽纵，公祖按台处知道，反疑本县为绿林满漏，这个如何使得。”元虚知是翻他前说，只是叩首求饶。诚斋执定要打，直吓得元虚喉咙叫破，额角磕穿，才叫放起来，道：“紫宸即非吾侄，亦不过诗酒盘桓，口角是非。不思自己才短，反以恶词诬人，若非念尔宦裔，决不饶恕。以后急宜埋头窗下，苦志青毡，庶箕裘克绍。若仍复如是，本县访知，断难再宥也。”说罢即分付逐出。

元虚与张其白等直待出了县门，方才放心。元虚埋怨张其白道：“张兄今日倒不是与弟作干证，倒分明与苏星做了抱告。为甚将自己的隐情，竟好象是倒流三峡水的一般尽行说出？亏你不留瞒半句，与弟做做出路。若不是小弟乖活，此时敝臀已吃竹片矣。”张其白顿足道：“小弟只道吾兄真个吐出实情。因想箭头不硬，箭干岂是硬得出的？故只得随风转舵，以直告之。岂知这老獐贼把话来套我？但是吾兄虽不曾吐实，正该照应照应才是。”元虚道：“小弟正要向前照应，而吾兄早已滔滔出口。如今事已如此，悔也无及，只是反被苏星在那里耻笑。”正是：

悻悻骄情漫逞奇。如筒俭腹事成虚。

今番弄巧偏教拙，始信人称捋虎须。

住表夏元虚与众互相埋怨。且说王儒珍自与陈秋遴在埋剑园读书，年余之内，不幸父母并没，守制在家。那王悦在日，虽曾出仕一番，却是翰林闲职，不过无多薄俸。有其肥腻，兼且为人廉介，所以囊乏余钱。而儒珍又甚旷达，父没之后，不上两年，早弄得四壁萧然，绝似相如临邛落魄时矣。幸尚留负郭田数亩，租息还够糊口，不到得绝炊。

这年蔡其志奉命入都，因见夏英之死，不仕而归。又值王悦病没，不胜悲感，在家愈觉无聊，仍旧移至埋剑园居住。他见儒珍寒素特甚，虽是过意不去，少为资助，然亦耻其门楣而不悦矣。这儒珍天性疏放，日惟衔杯行乐，竟不以贫为念。知其志不喜他，也便久不往来。

这日却值其志六秩寿诞，儒珍谊居半子，岂有不去庆祝之理？只得粗备办些寿仪，就叫墨童挑着，一径来至埋剑园。早望见结彩悬灯，张乐设饮，却先有一班亲友，俱系缙绅前辈，在那里称觥献颂。忽见儒珍走入，有几个不认得的便问何人。蔡其志涨红了脸，忙接口道：“乃是亡友王悦的令郎。”你道其志为何不说小婿，却是那样称呼？因值佳宾满座，贵客盈堂，正在扬扬得意之际，看儒珍那寒寒酸酸的行径，心中深以为耻，故就登时改称。世态炎凉大都如此，这也不足为怪。其志固憎嫌儒珍在眼前，即叫老管蔡信，引去后园盘桓。

儒珍知是鄙薄他，却故意道：“岂有此理。小婿为祝庆而来，少不得要捧觞介寿。况诸先达俱在此，岂有不陪侍而公然避去之理？”其志色愠道：“日后正长，何必今日多礼？至于亲友，自有我在，汝快去后园用饭。”说罢，目视蔡信。蔡信逼着道：“王相公请去书房吃饭。”儒珍因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列位，少陪得罪。”遂同了蔡信，来至后园文官阁坐下。蔡倍道：“王相公且请宽坐，小的云叫送饭来。言毕自去。”

儒珍抬头见花木依然，因想道：“已昔与陈秋遴读书于此，看花赋诗，倏忽三载，思之觉生感慨。”因周视徘徊。少顷，饭罢，推窗一看，却见一池碧水，荷叶舒钱，杨枝挂线，大畅襟怀。倚栏久之，忽闻步履声出自花阴，抬头看时，却见两个小鬟拥着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在蔷薇架下遮遮掩掩。儒珍定睛细看，那美人生得双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温文似玉，端重如金。知即小姐，惊喜不定，忙整衣出阁，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，道：“不知小姐何由至此，使不才得瞻仙姿，殊偃鄙怀，”

原来这小姐就是与儒珍产下时即便联姻的蔡若兰。她的芳心蕙质所不待言，更奇在七八岁便解吟咏，将其志幼时之书尽皆览遍。至今二八，竟成了一个女才子，每以道韞、苏小自许。这两个小鬟，一名红渠，生得伟丽，一名娇绡，生得柔美，皆若兰所最得意。

这日娇绡正在园中采花，忽见蔡信引了个少年书生入园，知是儒珍，忙复身入内报道：“小姐，今日恭喜。”若兰道：“深闺之中，却有何事，这般的慌慌张张？”，娇绡道：“小姐每自说是爱才如命，因不知王相公腹中深浅，时怀戚戚，常欲遣婢持题，以探近来学问。今日王相公却独自一个在园内文官阁中，小姐何不亲临面试，一决往时疑抱，亦未为不可。”若兰笑道：“呆妮子，话虽如此，我与王相公尚未谐花烛，岂可私自期会，于礼有碍？”娇绡道：“我倒不呆。小姐知书，岂不闻文君私奔，尚称千古风流？今小姐与王相公是夫妇名分已定，又非桑濮私期，青天白日之下，有甚嫌疑？小姐倒不要错了主意。小婢每每闻老爷道王相公不务举业，饮酒嬉游，又耻他家计凋零，有不悦之意。今日天付奇缘，小姐若不去晓导他一番，未免增他日之忧。”

若兰见说，默然良久，道：“从来深闺处女，声息尚不达外，岂有不得父命，而与人期会？虽他日之夫妻，于今日终恐未便。”娇绡笑道：“若欲得老爷之命，焉能有相见之事？虽墨守礼法，亦贵达权。且今日之会，实有三益，小姐临轩一试，则知其文才虚实，可释往日之疑，一益也。至于会面之时，小姐可以正言罪其往日嬉游之非，并告知老爷因而不悦之意。彼非草木，自因棒喝而去故态，二益也。嬉游一去而感小姐之言，必然发愤鸡窗，淬厉全锋，功名唾手可得，绝老爷意外之心，三益也。有此三益，尚以小礼自拘，不知小姐诚何

心也?”

若兰半晌说道：“细思汝言，似亦有理。但从来不曾识面，未免羞人，又将奈何？”娇绡道：“小婢每见小姐读《烈女传》掩卷叹息，回顾小婢道：‘闺中儿女而能如此，真不愧须眉。’今日之事，乃尔羞缩，何无须眉气乎？”红渠亦从旁撺掇道：“娇绡之言，实是不差。小姐不必迟疑，致误机缘。”若兰无奈，只得被娇绡红渠拉了，瞒了家中大小，一径来至园内。

不期儒珍眼明，知是小姐，趋前揖问。若兰不胜颜赤，来又欲还走。倒是红渠道：“他日总是夫妻，何如此羞涩？此地未便说话，且到轩中叙礼。”即扶了若兰，招儒珍同至文官阁内。儒珍复揖道：“今日何幸相逢于此，只因令尊见憎，是以踪迹久疏，望小姐宥之。”若兰低声答道：“适闻郎君祝家严寿诞而来，故得此良晤。但妾深处闺中，以礼自持，未尝敢轻出户。今私会郎君于此者，妾因每闻郎君一自先人没后，日惟饮酒嬉游为务，独不念居诸易掷青春而白首者倏忽耳？青灯夜雨，此日工夫，黄榜秋风，他时光采。乞郎君念妾之百，此后急宜猛省，务修理旧业，闭户攻苦，以副先人之意。若仍执迷，举业一废，坠入轻薄之流，家严闻之不悦，恐姻亲不无意外之虞。妾实心寒胆裂，不知郎君竟何以为心也？”

儒珍见若兰一番铮铮之言，已觉刺心，及说到姻亲有意外之虞，急得几乎下跪，因连连作揖道：“承赐药言，自知过矣，敢不痛戒？但在向者，因念大丈夫昂藏七尺，必当历游佳山水，收取两间奇气，以壮学识，非敢乐嬉游而废举业。况功名之事，同拾芥耳。小姐万勿愁损，明秋当克副闺中之望。而婚姻事全仗小姐自主，勿为旁言聳惑是荷。”若兰道：“一系已定，千金莫易，妾心坚如铁石，郎君可无忧也。既郎君许功名拾芥，是必抱负宏才，不为曩下之炊，焉能默识焦桐？今庭外柳枝挂绿，舞风弄月，态若轻狂。郎君何不挥洒一章，使妾亦见大家手笔？”

儒珍见说要他做诗，搔着痒处，正好卖弄才学，便欣然道：“蒙小姐俯采刍言，敢不如教。第恐巴人俚句，不好唐突西子。”一头说，一头磨墨濡毫，将杨柳为题。不消半刻，吟成一律，双手奉上道：“呈教香奁，乞小姐一定推敲。”娇绡接来，递与若兰。若兰展开云笺一看，只见上写着“柳枝咏”，其诗云：

桃花轻薄海棠娇，平等韶光到柳梢。
绿映枕边惊昼寝，青来笔底赠吟嘲。
非关野雾新添恨，似惜春风假舞腰。
多少游人浑不解，相逢系马折柔条。

若兰看毕，大喜道：“才思敏绝，真子建、青莲之流，功名岂落人后乎？妾

初意以郎君荒于曲生，不胜其愁，故不得已冒嫌相会，少致狂言，用相激励。今阅佳章，始倍珊瑚珍异绝非庸材可比。倘再加淬厉，何患不破壁飞腾耶？”儒珍见若兰赞美，不胜喜悦道：“庸常之句聊以应命，过蒙小姐赏鉴，加之虚誉，殊令抱惭无似。不识小姐肯弗吝珠玉，亦惠然示我以瑶章否？”若兰道：“女红针指，闺中所娴。至于吟咏之事，恐难并立词坛也。”娇绡在旁笑道：“礼无不答，小姐自然要回敬的。”若兰再欲推辞，娇绡早铺笺磨笔，扶若兰向桌边。若兰只得步儒珍原韵，亦走笔成一首，叫娇绡递与儒珍，道：“辱蒙征言，勉强塞责。恐瓦缶杂奏于萧韶之侧，适足污听耳。”儒珍道：“小姐闺中之秀，定多柳絮之词。”接过手来，正欲披看，忽闻有人嗽声，一时惊散。正是：

相逢疑是谪天仙，只为怜才不避嫌。

惊起画眉声已杳，空留花影照栏杆。

只因这一会后，有分教；功名舛逆，连理萋菲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；

和诗不成，当下受辱，亦云可已。然若辈悻悻之态，断不肯即此歇手。诬控而再遭斥辱，固以收缴上文。趁其余势，更作快意之笔找足之。亦因接手便写蔡翁憎嫌寒素一段纳闷文字，而借作抑扬之势也。其叙文官阁才子佳人唱和，顷刻成章，正反映三板不能楷一字，尚欲架虚词图报复之白木公于。即一回而论，亦必且极回环兜销之致。

第七回

藕花居探莲访妓

诗曰：

行乐须及时，莫待翼成丝。

携琴还载酒，过访旧相知。

说这王儒珍，正欲看若兰的和诗做得何如，忽闻嗽声，惊得娇绡、红渠，忙拥着小姐悄然遁去。儒珍爽然若失，对着花丛呆看出神。原来是蔡信来邀儒珍入席。看见光景不雅，乃叫道：“王相公看些什么，这等着相？前厅众客俱齐，老爷请相公快出赴席。”儒珍听见，方慌忙将手中诗笺藏入袖内。心下好不耐烦，只得勉强就席，没情没绪的坐了一夜。

次早本欲留连，希图再得与小姐一会。奈见其志意甚嫌憎，只得辞别，一路从西湖岸上归来。此时正值春浓，四顾山光水色，掩映这两堤花柳，果然如画。儒珍缓步而行，不知不觉的已到飞来峰边，见有酒肆依山，甚是精洁，觉

得足力已倦，即便登楼沽饮。因天色尚早，并无游人到来，极其幽静。儒珍凭窗独酌，忽然想起：“昨日与小姐相会，尚未尽我衷曲，被这不凄趣的蔡信匆忙惊散，思之殊为可恨，连小姐答我的诗还未曾看得，不知做得若何。谅来闺阁之才，不过成句而已，岂能十分工致？”一头想，一头便向袖中摸出来看。只见上写着“柳枝咏步韵呈教”。

傍檐临水已条条，拂翠拖黄态更娇。

淡薄似怜桃叶色，轻狂岂慰小蛮腰？

三春莫待花飞霄，九烈应时绿染袍。

容易一枝持赠别，马鞭加策奋题桥。

儒珍看毕，惊喜道：“不想小姐如此聪慧，莫作等闲杨柳泛吟看过，却是一首训谕良言。探心如此，怎不教我爱杀想杀。念我王儒珍，幸与小姐得谐伉俪，也不如生前何福修来。”想到乐处，喜不自胜，一连饮了数杯，又将诗笺供在桌上，走到下边，恭恭敬敬对诗笺作一个揖道：“荷蒙小姐垂意训谕，不才敢不如教，以报知遇之恩？”揖毕复饮。

因又想起：“昨日小姐这一番谈论，句句药石。但言及婚姻，云不无意外之虞，此言正合蔡翁之动静，莫非嫌我寒素而欲悔盟乎？”却又想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他也曾作民父母，岂不知圣贤之道。不过势利为心，耻我孤寒是实。至于意外云云，当是小姐格外过虑，乃翁应不至此，我且自吃酒。”又饮了数杯，觉已微醺，忽又想道：“既无悔盟之意，昨日于亲友前，何不称小婿，而云亡友令郎？”细审此言，此老悔盟之迹显然矣。小姐之言，岂是过虑？况六礼未行，执柯无据，兼之素手空拳，急忙中又无力聘娶。再至日久事非，岂非此姻竟化乌有？”踌躇无策，急得悲咽起来道：“小姐小姐，虽蒙你义重恩深，不弃寒素，但令尊雌黄其口。倘果生他议，只怕也由不得你自己主张，岂不辜负了你一片热肠，仍旧无益？”说到苦处，对着诗笺凄楚，不觉垂下几点泪来，连酒都吃不下咽。忽又奋然道：“小姐诗中，明明指引津头，怎么我倒懵懂起来？蔡翁之意，无过嫌我目前贫困耳，这个亦有何难？待明岁秋闱先中一个解元与他看看，难道还不中意不成？此段良缘可不依旧是我王儒珍的了。”想到乐处，不觉哈哈大笑。

正笑间，忽背后一人，将扇子在儒珍肩上轻轻一下道：“一人独酌，何发此大笑。”儒珍吃了一惊。回头看时，原来这人姓毕名纯来，祖籍富阳，吏员出身，考授一任天台丞，数年之间满载而归。因母族在杭，遂迁居武林。这毕纯来为人机巧，谈笑风生，又善趋承陷媚，所以那些现任乡绅，无不喜与交游。这日也因游春至此，就肆沽饮，不期才走上楼梯，见有人在那里自言自笑，却认得是王儒珍，即便屏息蹑足潜听，直待说完大笑，乃将扇头轻叩而问道

：“兄何得意而快乐若此？”儒珍也认得是毕纯来，向知他不是端士，心甚鄙之。乃起身应道：“偶而推敲得句，不觉忘情失笑。”毕纯来明晓托词，却佯为不知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想得句必佳，敢求假一观。”儒珍微笑道：“老先亦知诗耶？然虽得句，尚未完篇。”毕纯来道：“只独吟独酌，殊觉乏兴。小弟再治村醪，与兄加润诗肠，少助文思，如何？”儒珍时已有了几分酒，乃又笑道：“学生生平作诗，有三不吟，非佳山佳水不吟，非佳花佳月不吟。非佳人佳士不吟：乏此数佳，即吟亦不佳耳。虽蒙盛意，但学生先饮过多，将入醉乡，无暇奉陪，得罪先别了。”说罢拱一拱手，呵呵大笑，竟自下楼而去。

毕纯来一腔美意，见儒珍这般行径，乃艴然大怒道：“这不中抬举的畜生。我一片好心，他却这般看待。他明笑我非佳士，不足与吟的意思。但你无过做得两首歪诗句，写得几篇屁文章出，就这样的轻薄，真乃可恶。我方才上楼之时，见他说些甚么蔡翁他贫穷，又是甚么先中解元。这分明是蔡其志嫌他贫穷，要想寒盟的意思。这老蔡一向极与我相得，如今何不迎着他意，三官两语去打破那小畜生的美满姻缘，才晓得我毕爷虽非佳士，倒也不容易就好轻博得的。”因笑道：“这小畜生岸然而去，无福受我毕爷之赐，落得我自己受用。”乃举杯独酌了一会，下楼归家。这正是：

小人情最险，语言须检点。

宜若鬼与神。相逢敬而远。

且不说毕纯来怀恨而归，再表王儒珍下了酒楼，带着酣意，一路跟着归去。行不里许，遇着陈秋遴，叫道：“数日不见吾兄，适从何来，大有醺然之趣？”儒珍笑道：“昨祝妻父寿诞，今早归来，路见酒楼幽洁，独酌一壶，不觉至醉。吾兄独行，却又何往？不知日前元虚之社，吾兄曾赴否？”秋遴道：“今日正为社中故事，顷在县前打听了来，欲会兄说知，以发一笑。”儒珍道：“有甚故事，却到县前打听？”秋遴道：“说来可作话柄。幸兄不去，若去时还要笑杀，惊杀。”儒珍道：“有甚惊人奇事，快请道达。”秋遴即将社中紫宸吟诗做令、打倒众人之事，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兄道可笑也不可笑，可惊也不可惊？”儒珍见说，大笑道：“快哉此打，果可惊笑。元虚这一班，可谓大吃其苦了。但此兄所吟何诗，兄还记得否？”秋遴道：“怎么不记得？”因即口吟紫宸所作诗。儒珍听毕道：“此诗绝佳，真可谓文武全才，殊令人羡慕，但吾郡并未闻有此能者。”秋遴道：“乃钱塘苏父母之令侄。更还可笑那班呆物打得不够，不知是甚算计，今早反到他叔父处诬以杀人大盗，却被苏父母套出伪词，认真起来，翻转面皮，竟要依律反坐。元虚又吃了些小苦，才得住手，逐出免究。”儒珍笑道：“这叫乞其余不足，又顾而之他，是所自取，亦何足惜。但这紫宸才思卓越，与尔我颉颃，何不同往一拜，结成鼎鼎之势

？”秋遴道：“弟亦有此意，另日当走相约也。”两个说笑之间，不觉已到儒珍门首，秋遴别了归家。

又过了数日，约会儒珍一同往拜，恰值紫宸他出，因而不遇。二人只得留下名刺，怅然而归。次日，秋遴料得紫宸必来回拜，可以款留谈心，绝早便为等候。又分咐樵云，请了王相公来。去不多时，儒珍已到。才坐得下，只见门上进柬帖来，道：“是甚么松江苏相公，专拜大相公，定要相见的。”秋遴知是紫宸，心中甚喜，连忙出外迎入。紫宸先与儒珍逊揖，后向秋遴施礼，道：“昨蒙枉过，弟偶他出，有失倒履，归甚歉然。但另柬王兄者，素昧生平，重承下降，更为开罪。且小介失询尊居，乞兄指示，以便答拜；”秋遴笑道：“兄要答拜此兄，往返千里，既有尊柬，不若留在弟处代兄申意何如？”紫宸亦笑道：“岂有此理。自是兄诳弟耳。若果千里，亦不为远。只求吾兄指引，自当跋涉而往。岂因道里之遥，而负是兄知遇也？”秋遴道：“吾兄必要面拜王兄，此亦不难。且请坐奉茶，待小弟设施费长房之妙法，宿千里为咫尺，不烦吾兄寸步之劳，立致王兄，可乎？”紫宸一时不懂，只得笑而坐下，因问道：“立谈许久，失瞻此位台兄，得罪良深，今日幸会，亦须请教高姓。”秋遴见问，笑得一字也回答不出。儒珍笑面接开口道：“昨同秋兄晋谒者，即弟王儒珍也。”紫宸方才明白道：“原来就是王兄，秋兄一何游戏至此耶。使弟果然覩面千里，竟在梦中这半日。”说罢，一齐大笑。

儒珍道：“前者秋兄谈及群英社事，抚掌快心，所谓大鹏健翮。岂鸚鵡同日语哉。昨日奉谒未晤，甚为怏怏。今幸秋兄见留，得挹芝宇，欢慰平生。”紫宸道：“两兄雄才，轩轩霞举，依光日月，深遂寤私。向群英之赴，愚谓有此盛举，自必坐多韵客，不意自秋兄一人而外，余惟酒食是议。且一诗之易，尚犹不能，而妄建文坛旗鼓。欺诈至此，不觉激发粗豪耳。”秋遴道：“并剪哀梨，莫喻此快。昨鸡肋已饱尊拳，自后再见吾兄，必遥望而股栗矣。”紫宸道：“小弟平素深恨此辈，最是面目可憎，故每避之如仇。那日因踏春冷泉，误信张其白之言，受此半日之俗恶，至今犹觉文雅多尽。”儒珍笑道：“依弟之见，今日兄及弟辈一见如故，方将各畅所怀，皆来自前日社中是非。张子之罪，正张子之功也。”

三人正在谈笑，只见樵云走来道：“酒筵已备，请相公们后园坐。”紫宸起身道：“尚未奉谒儒兄，况兼乍会，怎好便叨盛意？”儒珍道：“今日秋兄知吾兄必来，故预设盛筵，特邀小弟奉陪。兄欲下顾弟舍，请俟话朝，亦谋一樽，恭候台旌，再领尊刺。何如？”紫宸笑道：“晋谒须虔，岂可因酒食而迟迟我行也？”秋遴道：“弟辈交游，最喜脱洒。若然老学究的头巾气，小弟极怕。先是这一张古板面皮，迂执身段，拘束得一腔豪爽之气，都闷死在胸中，有甚好

处？”紫宸道：“兄论极高，但于礼恐又不能十分脱洒。今既蒙两兄雅爱，只得以从命为恭敬矣。”即一齐来到后园轩中。举目一派都是桃李，红白参差，十分春色。须臾席备，紫宸道：“坐对春光，苦茗幽香，共叙衷曲，乐亦至矣。又蒙设醇陈饌，主人情谊过深，令弟何以克当？”秋遴道：“愧乏佳酝，又无异品，还望知己贯之。若云情谊过深，益令抱惭矣。”谈笑之间，酒已半酣，紫宸告止道：“过承雅爱，小弟已叨酩酊矣。”秋遴道：“秉烛夜游，古人佳致。今日尚午，何遂官止？当是苜蓿之肴非所以娱嘉客，故未肯为弟一醉耶。”紫宸道：“重扰步兵之厨，特量非沧海，顿觉酒龙飞舞，实难再饮矣。”儒珍道：“主人之兴方浓，吾兄当效淳于一石之醉，以体拳拳主意。如再言止者，请受金谷之罚。”紫宸无奈，只得坐下。三人联咏传杯，直吃到月转花梢，玉山颓倒，方才各各别归家。正是：

月漫杯中白，花飞笔底红。

三人同一醉，鼎足巧相逢。

自此之后，三个竟成倾盖之交，甚是莫逆。诗酒盘桓，互相来往。

倏忽又是六月中旬，天气十分炎热。紫宸在衙甚觉困人，忽剑童从外入来说道：“却才陈相公处差樵云送一个柬贴在此，谅来又是请相公去游山吃酒。小的已回他说明日早来，他今去了。”紫宸道：“这狗才孟浪极矣。知他请酒的，有别样事情的？却不领他进来见我，擅自回复了他去。”剑童笑道：“不是请相公饮酒，无过接相公去做诗，决无别样事情。若相公不信，请拆开一看便知。”剑童倒有先见之明。紫宸忙接来拆看，只见上写着道：

湖上妓女无声者，丰韵宜人，词章惊座；且其门如市，其心若水，小弟闻之，不觉心醉。意欲邀兄同往一访。谨于明晨候驾至舍，共作寻芳客也。

紫宸看毕，见是秋遴邀他访妓，他也素慕无声才美，久欲一会，正中下怀。到了次日，便带了剑童，来至秋遴家中，只见儒珍已先在。彼三人揖罢就坐，谈论了一会，啜过茶茗，起身一同出门，向西湖藕花居进发。行不数里，早已望见，正是：

柳阴深处小栏遮，面面湖光尽藕花。

借问早康何处觅，溪桥一曲是侬家。

只因这一过访，有分教：干康生色，才子情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此回写王、陈、苏三才子相遇也。才子相遇，所藉以彼此结契者，惟诗与酒耳。然此已成凡为传奇者之所以写才子相遇灿熟旧套，但觉污笔污墨污纸，并污阅者之目。作者之意以为东山携妓，亦属才人韵事。非如穷措大年逾授

室，未识阿堵中滋味，持数十青妓，向龙钟娼姬缠头者比，于是奋笔以访妓名篇。然而作者之用心，则又甚不欲学为才子者之汲汲焉惟选色微声是务也。何言之？覆其于秋遴之柬云“其门如市，其心若水”。夫其门如市者，比比皆然，而心之水若，则不少概见，是妓而未可作妓观矣。其意若曰藉非心之水若，彼陈与王也苏也，不之访也。即谓之心中无妓，并纸王亦曾未有妓，也可。

第八回

白云留醉月联诗

诗曰：

水曲山幽处，虹楼藏好喜。

坐花联妙句，对月醉痴情。

说这无声不过是一个妓女。若没有些才气，怎便耸动得那三个书呆，使他这般着魔，竟不避炎暑之威，共发山阴之兴。原来这无声姓水，住居西湖上藕花居地面。年方二八，才逾苏小，貌并王嫱，色艺为一时之冠。芳名直接古昔，这也是红颜薄命的招牌。但她的心性却具得十分古怪，身虽妓女，这倚门卖俏的丑态，却一切洗尽，倒好像个寒素书生，每日只是闭户焚香，抄写经卷布施。有兴时或吟诗一二首，亦只是些悲感之辞。芳年渐长，鸨母便要她接客。初时不从，后因逼得急了，强而后可，亦只与客侑觞，从人代笔，立志不肯失身。身边带有小小利刃，若再逼她伴客歇宿，便行自刎。鸨母见她性如烈火，怕真个做出来，连陪酒卖字的趁钱也没有了，岂不可惜？没奈何，只得由她。自此之后，车马盈门，不是文墨相央，便是把盏行乐，每日也有两把银子进益，尽够鸨母用度。从此名倾远近，都慕为女中学士，又畏是带刀指挥，只好于酒席笔墨之间清淡雅谑而已。

水无声倒也合着自己的心事，就中详察人才，要择个可托终身者，了毕终身这事。岂期留心选觅，并无一个中得无声之意，因喟然道：“以天下之大，终不然竟没一个如我水无声的男子不成？不然，何才美之难遇也？岂我水无声命薄缘慳，终当白首红楼，而沦没于火坑耶？”

正尔感叹，忽见鸨母笑嘻嘻走入道：“今日吾儿的喜事到了。”无声道：“有何喜事，母亲这般快活？”鸨母道：“有三个与你一样标致的小秀才，说是特来访你。看他年纪俱少，人物俊雅，必是贵介于弟。快些出去接见，又不要任着自己性子傲慢。”水无声见说，不觉动了心事，忙整鬟而出。抬头见紫宸等三人果俱少年，手姿超俗，便觉私喜。紫宸等见无声，冉冉若仙子临凡，袅袅如嫦娥离月，果称红楼绝色，实堪金屋藏娇。有诗云：

淡妆素抹自精神，风动梨花别有春。

袅娜非关鞋底窄，轻盈恰称绮罗裙。
何须虹粉颠如玉，任是青楼体若金。
休覆营时苏小小，钱塘新重水无声。

三人知即无声，乃一齐上前相见就坐，各叙姓字。无声轻启朱唇道：“久钦各位俱当今国士，贱妾风尘薄命，得蒙枉顾，何幸如之！”儒珍道：“向慕水姐芳名，思一见而未得。今幸此位秋兄见挈，因能一晤，足慰生平。”紫宸向秋遴道：“小弟自松至杭，楚馆秦楼，虽亦物色一二，然求如水姐之丰韵，绝无一些青楼脂粉气者，竟不可得，真乃天仙化人。其才不问可知，固宜秋兄念念也。”

无声见说，知都是陪秋遴而来的，因将秋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陈相公乃少年英俊，贱妾青楼薄植，岂足置贵人胸臆？”秋遴道：“水卿蕙心兰质，自是绝类离群，每谋过访，常以俗冗不果，深恨缘慳，以至恒接梦寐。今幸一会，是亦天缘，对此芳姿，心神俱醉，不识水卿何以发付我也？”无声笑而俯首。儒珍笑道：“秋兄也忒性急，才得相逢，便已心醉。再是少刻，岂不要醉死？”紫宸道：“不然，韶华满眼，春色已浓，牡丹枝焉得不萌芽乎？小弟常以鲁男子自许，至此亦觉心动，况陈秋遴耶？”说罢，一齐大笑。正是：

风流原有种，慧黠更多才。
两意相投契，春光幸莫猜。

大家正在诙谐之际，只见鸛母走来说道：“此处炎热，我儿何不请各位相公到白云留去坐？”水无声便起身相邀。原来这白云留，乃是无声的书室，半为水阁，半作卧房。三人进到里面，推开白碧纱窗，一带斑竹小栏恰临西湖之水，阁前弥望尽是荷花，开得清香可爱。上悬小额，楷书“白云留”三字，四壁图画纵横，满架琴书情趣，铺设精雅，洁不容唾。

三人坐定，啜茗焚香。窗外远山拥翠，阁前近水生凉，荷风时至，香沁心骨。各各披襟谈笑，秋遴道：“久闻水卿技妙琵琶，值此良辰美景，愿请一奏。不才虽欠知音，敢以洞箫奉和，未识水卿，以为然否？”无声笑道：“贱妾虽性喜琵琶，但愚若胶柱，仅堪击缶。陈相公艺精箫史，技越王乔，恐青楼下技，不堪并奏。”儒珍道：“不遇知音不与弹，可以知音如秋兄，尚有待乎？水姐不必过谦，我等洗耳侯教。”

无声笑了一声，徐起添香斟茗，然后抱过琵琶，理弦起调，秋遴吹箫和之。声调浏亮，音韵凄凉，果然吹弹得清风徐至，枝鸟停啼，悄然曲尽而尚袅余音。紫宸抚掌道：“妙哉琵琶，令人顿起遗世之思，诚不减浔阳江上声也。”儒珍道：“变烦热为清凉，化炎蒸作和煦，有此妙音，固无怪白云之留矣。”因向秋遴道：“水姐之美，幸已识矣，琵琶之妙，亦已听矣。夕阳在山，其

盍携手同归乎？”无声见说，目视秋遴，有不不舍得归之意。秋遴神魂失据。因答儒珍道：“天色尚早，不妨再坐片刻，兄何欲归之急？”儒珍早已窥见二人心事，只做不知，道：“一日已尽，岂惜片刻。但此离兄府为路甚遥，非弟独急于归，即兄亦当念令堂老伯母，倚门倚闾而望。勿蹈游子忘归之诮，弟等与有光焉。倘兄情有所钟，不妨另日再来。”

秋遴此际，欲要归时，见那无声媚眼留情，何忍遽别？欲待不归，则儒珍正言厉色，催促再三。弄得竟没了主意，只是个徘徊不应。倒是紫宸笑道：“儒兄也不必太作恶了。秋兄之心早已醉矣，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马琴心，今宵巫女襄王自然会阳台之上，更欲何归？”儒珍笑道：“这倒未必，谁不羡水姐，是带刀贞妓，岂肯妄失身与陈秋遴耶？”说罢一齐大笑。秋遴道：“今日蒙两兄推爱，水卿不弃，小弟作东，煮茗看花，以尽一日之兴，何如？”儒珍起身道：“小弟先别，两兄请自盘桓。”紫宸忙拉住道：“兄又何故而欲先归？莫非见怪弟辈之意？”儒珍道：“秋兄适言煮茗看花，但小弟与这卢全素来反目，故欲先归，以避水厄耳。”紫宸见说笑道：“原来为此。但兄一去，便觉乏兴，待小弟驱却卢全，恳秋兄唤出曲生，与兄盘桓何如？”秋遴道：“儒兄必有紧要之务，故迫欲归，忝在知己，岂可因饮啄而误其正事？弟自与紫兄相对而饮，亦不为乏兴，断不敢屈留，以阻儒兄归兴，请自尊便。”儒珍笑道：“这倒不然。曲生与弟最称莫逆，小弟同他诙谐，方不寂寞。若小弟不在坐，曲生也自乏兴，还将笑唇舌，岂不苦哉？方才这一席话，可作儒兄讨酒吃的小引。”说罢又各大笑。

时席已设，四人坐定，传杯递盏，雅谑清淡，甚是畅适。酒至半酣，那轮明月已上东山，紫宸道：“今夕诸乐俱备，岂可无诗以记其盛，令花月笑吾侪俗于乎？”儒珍道：“紫兄所谕极是。请先赐致，弟辈当继咏也。”紫宸道：“今夕乃秋兄水姐之佳期，该当先咏，弟与兄和以贺之，方为韵致。”秋遴道：“紫兄言固是，但弟为东道主，岂有主唱而宾和者耶？还是两兄起手，弟与水卿后继为妥。”儒珍道：“以今夕而论，移东道为合卺，借明月为花烛，则催妆之句，还该谁赋？弟与紫兄在此，不过同观花烛，又算婚证，岂可更以宾主论？秋兄先请催妆，弟与紫兄打点毒手，来打新郎耳。”秋遴笑道：“既蒙两兄见推，小弟只得先吟引打了。但诗题必得两兄所命，难道竟叫小弟自命自吟不成？”紫宸道：“即景为题，是绝妙的了，何必别寻？”秋遴点首，即将月色莲花为题，握笔立成一绝。紫宸接过，与儒珍同看，其诗道：

月明水殿玉栏杆，娇冶临波若倩怜。

为惜芳香人已醉，相扶笑折并头莲。

紫宸看毕道：“此诗借景描情，以情托景，不即不离，韵和语雅，堪称即

景绝唱。”儒珍道：“诗虽绝佳，可惜错下了一字，所谓白璧一瑕。”秋遴忙问道：“小弟急于应命，故尔失检，竟不知差了何字，乞兄指示为幸。”儒珍笑道：“兄诗第三句‘为惜芳香人已醉’，极该改作‘心已醉’方为妥当，不然，诗便不合前腔了。”秋遴见说，方知是戏谑，亦笑道：“兄也不必翻弟书眷，即使心醉，不过情之所钟，却还正大光明。譬如吾兄在暗里垂涎这弋阳腔，更好看里。”说得一齐捧腹大笑。紫宸道：“且不要打诨。如今该是水姐赓和了。”无声道：“虽说抛砖引玉，然念涂鸦技量，岂足与大方酬和？倒是不咏的妙。”紫宸道：“久慕水姐诗名，岂有不赋之理？、自然也要请教，使我等一识香奁佳句。”无声只得搦管和韵一首道：

临波无语倚栏杆，不是濂溪谁解怜。

纵使月明甘露降，须无一滴到红莲。

秋遴见诗惊问道：“观卿诗中之意，大有悲感，果莲花未遇濂溪者耶？”无声杏脸微红，娇羞半晌道：“妾虽不幸，堕落风尘，但志甘淡泊，誓以不污，故佩小刀自卫，洁此微躯，待禡其人。虽裙布钗荆，而终身之愿足矣。”紫宸与秋遴见说，俱不胜嗟叹。儒珍道：“如今诗该紫兄捉笔了。”紫宸因亦挥成一首道：

荷花十里映栏杆，朵朵应生才子怜。

欲特媚语邀明月，先吐枝头五色莲。

王儒珍接下去，也自吟成一首道：

花开玉井旁栏杆，叶底游鱼岂为怜。

湘草倦舒人意懒，一池明月半池莲

紫宸道：“儒兄之作虽佳，不免微有妒意。”儒珍笑道：“鲁男子尚自心动，汉相如安得不风魔耶。”秋遴道：“也只好在叶底风魔，怎及得小弟在花前心醉。”紫宸道：“今夕酒已极欢，月色将午，弟等别去，莫误秋兄良宵。”秋遴道：“夜深路远，不如在此同榻。”儒珍笑道：“别榻可同，此榻恐未可也。兄请自便。”秋遴自知失言，因相顾大笑。紫宸、儒珍便起身作别，步月而归不提。

且说秋遴送了紫宸、儒珍，与水无声重整杯盘，细谈衷曲，秋遴道：“观卿天姿韶秀，举止温雅，可惜误生门户，以致埋没芳容。”无声见说，凄然道：“贱妾此身，并非水氏亲出。妾本籍系松花亭，父亲文锦澜，由武魁为台洲总镇。有仇家莫姓，嘱弁兵诬首家君克减军粮。当道不察，信一卒之伪词，竟要论赃究处，家君有冤难伸，怀着忿气，夜持利刃，潜入仇家，杀其一门，不留遗类，因即亡命他方，不知去向。后来传言在天台山中炼道，亦未知果否。时妾年方六岁，母死父离，他乡流落，更无亲人依傍，又被官卖赎罪，不幸误

入青楼，言之痛人。”秋遴道：“原来果是宦族名姝，竟一沦没至此，良可悲叹。但适言待得其人，不知欲得何等之人，方中芳卿之选？岂以武林人文之盛，竟无一人如愿者乎？”无声道：“妾自陷此火坑，盖亦阅人多矣。风流才美相兼，固未有如君者。何幸今宵会此，不觉佩刃为君解耳。倘蒙不弃，烟花得备小星之列，今生志愿足矣。如其不允，有死相从。”言毕，泪汪汪欲下。

秋遴见无声之言出自真诚，心甚怜悯，因慰之道：“芳卿美意，某岂不知？芳卿固是多情女，宁陈某肯作负心郎耶？且毕今夕之欢娱，再谋异日之完聚可耳。”无声道：“贱妾不污之愿，以图从一而终。既蒙君子之仁，慨赐温语，愿于花前月下，更矢一言，则百年莫易矣。”秋遴大喜，二人拜月立誓，结成连理。誓毕而坐，秋遴在月光之下，将无声芳姿细玩，容光飞舞，娇媚逾常，不觉心旌播曳。时夜已深，即便相偎就寝，携手入帟。正是：

化蝶能通梦，游蜂浪作媒。

雕栏行其倚，绣褥卧相偎。

只因这一会合，有分教：连理枝，被椿庭隔断；忽相逢，随湖水东流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评云：

前我言作者意中，不欲人汲汲于选色徵声，固已。然作者之意，又谓才子而既已狎妓，必言其于莺歌悦耳、蜂舞快目之外，不复有所深染，是亦迂儒之见，装头而不知所以盖脚者也。故写秋遴，不必不与无声定情白云留。要难其写俗肠，而曾不见一俗笔耳。向见谈制艺者，拈一小题，欲于对面反面旁面四路挑剔，令题神不待指点，而势自跃如。稗官亦尔，正面但无多，全藉有烘云托月之法，方见恢恢游刃。若但写正面，纵用笔极雅，要仍无解于俗。故能知紫震、儒珍之谈谐打诨，不作诙谐打诨观，是则可与论文者。

第九回

陈秋遴湖亭遇美

诗曰：

水色连山色，花杜间柳枝。

固怜春满目，容易病相如。

说这陈秋遴与水无声，自从月下订盟花前设誓之后，瞒着父亲，只说赴社会文，或三日或五日，必往一遭。情好意笃，恩爱日深。

不觉冬尽春初。一日秋遴在坤化前假称要到姑苏游学，以广识力。坤化只道果然，岂有不依？秋遴不胜得意，同樵云携了行装，一径来至无声处潜住，一连五六日足不出户。这日因见天气和畅，叫樵云跟了，闲步湖堤。花明景媚

，春色撩人。觉得独自无聊，因雇了一只小舟，渡过湖心亭遣兴。上了岸，回头一望，四面山光，乎波水色，另有一景。观玩一番，移步登楼，倚栏高望，甚觉爽心豁目。

正两流盼之祭，忽闻人声乱嚷道：“游人站开，小姐上楼来了。”秋遴闪在侧首看时，四五个管家在前，三四个青衣侍女拥着一位小姐上来。只见生得娉婷窈窕，袅娜轻盈，另具一种雅淡丰姿，十分可意。秋遴不便在楼久觑，只得算计先下楼去，在亭外伫候。那小姐在楼游览久之，方才下楼出亭。秋遴故意迎入，恰好打个照面，四目注视。那小姐秋波一转，即便下船，却被不做美的舟人早解缆开去。

秋遴当下魂消神荡，倚着湖边杨柳看得呆了，见船去远，方想追问谁宅闺秀。奈身子酥了半边，再也不能举步。忙叫樵云道：“你可上前去，悄悄打听方才那下船的是谁家小姐，快来复我。”樵云道：“他家小姐与相公无干，问他做甚？”秋遴骂道：“这狗才总是倔强，还不快走。”樵云笑嘻嘻的道：“相公果然要问她姓么？都在小的袖中。”秋遴道：“这狗才又疯病发了。那小姐的姓氏，怎么在你袖中？”樵云道：“实不敢欺。方才那小姐上楼的时节，跌下一把金扇，小的拾得在此。上有诗画，岂无名姓？”秋遴道：“既那小姐失下诗扇，何不即将送还，却藏在袖里？”樵云笑道：“相公真个是迂腐。方才叫小的去问她姓氏，如今现成在扇，又道小的不还。”秋遴道：“好蠢才。去还扇子，他自然感激，那时便好访其姓氏了。”樵云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待小的拿去还了那小姐，省得蠢才。”秋遴道：“呆奴才，我是这等说，如今船已远，哪里还赶得上？快把扇来与我；一看便知了。”樵云方向袖中摸出，遵与秋遴。秋遴接过，却是一柄湘竹竹骨的重金雅扇，甚是精致。正欲展开看甚姓名，忽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秋遴，你说往苏游学，如何却只在此闲行？今母舅在此，快过来见丁。”秋遴回头见是父亲同着母舅冯吉星，忙将诗扇藏过，趋前拜见。

原来这冯吉星乃是坤化的妻弟，原任刑部侍郎之职，新近致仕还家。祖籍插州居住，向固供职在京，与他姊姊、姊丈间阔故今一归扬州，即来探望，以尽亲亲之谊，兼且欲于湖山之间，盘植两月，已到坤化家有三日矣。秋遴假称往苏游学，在无声处住了五六日，故尚不知。这日坤化请吉星湖舫小酌，停舟于湖心亭，上岸游览，不期恰遇秋遴。坤化心甚猜疑，问其不往吴门之故。秋遴把话支吾，道：“是那日出门，遇着同袍，再三邀去会文，故于湖上耽搁了这几日。”坤化半信半疑，遂一同下船。正是：

天台未访神仙宅，湖上先教通葛藤。

说这陈秋遴，一腔心事，因下在父亲舟中，只得丢开，与吉星饮酒，直至日西，一同还家。见过母亲，少不褥又要聚谈些家常之务。直待夜深送母舅去

书房内安置了，才得身子闲空。俏至自己房中，向袖内摸出那柄扇子，挑灯展玩。要看那美丽小姐果系谁名甚姓，好去寻访。只见一面画的是一枝红梅，一面乃是咏红梅的律诗一首道：

南枝何事艳冰心，妆点韶华别样春。
晏起越姬非fQ酒，晨妆楚女学涂唇。
香消白雪桃花片，月淡红楼蝶粉轻。
记得溪头曾见处，调羹另有最精神。

后写着“春闺偶咏”四字，却不见有姓名。因想道：“春闺偶咏，明是那小姐所作了。我日间见其美，已情不能释。今阅此诗，真乃是香奁佳句，宛若其人，可谓才貌双绝。我陈秋遴得与为偶，花朝月夕，好句同吟，即疏食布衣，此生之愿足矣。可恨樵云这拘才误事。日间若赶上一问，探知踪迹，岂不事有可图？如今要这一柄没姓没名的扇子何用？岂非大海浮萍，镜花水月？思之殊可痛恨。”秋遴想到此处不觉凄楚起来，道：“小姐，我看你临上船时那一双俊眼，情有所在，大有顾盼小生之意。这段相思，教我如何消遣？”因又将诗扇展开，道：“物留人去，愈觉感伤。”见“春闺偶咏”四字之下，却有一颗小小朱砂篆印，忙近灯细认。模糊之间，似“瑶枝”二字。因快活道：“此必是那小姐的芳名了。我明日拿了这扇。到各处去步步。倘老天怜悯我的至诚，或缘分在此，步出那小姐的踪迹来，亦未可知。”自商自量的痴想了这一夜。

巴到天明起身，也不与父母说知，也不令樵云跟随，独自一个拿了这柄诗扇，果然到城中各处去访。自早至晚，并不见一些影儿，叹了口气，只得没情没绪归家。灯下对着这扇，好像见了那小姐一般，说一回，读一回，又叹一回，直弄得神疲体倦，还要闭了眼模拟一回，日日如此，不觉旬日之间，竟害起一场干相思的病来。懂得坤化摸头脑不着，忙请医调治，月余方得略略痊愈。然秋遴此情终不能泯。这正是：

窃窈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

且说那小姐却是谁宅闺秀，这等才貌？原来就是诣阙上书扶父柩归葬的夏瑶枝。因庐墓三年期满还家，路经湖心亭，深喜山水之胜，就叫停住了船，上岸游览。无意中遇见秋遴，打个照面，不好回视，只得径自下船。那船却便开行，忙向舱缝张看，见那生呆倚柳枝。注望移时，路远不见，因想道：“不信世间有如此美秀少年，恐潘安、宋玉未有加也，但不知腹内何如。然具此秀骨，决非无才之辈。”不觉私心羡慕，别有一种幽思已上眉峰。须臾船抵东岸，一路乘轿到家。

且说夏元虚，自被苏紫宸打了一顿，又吃诚斋摆布了一场，两番斥辱，心

中又恼又羞，垂头丧气的在家中藏躲了几月。后见事情渐冷，又渐渐假斯文起来。这日瑶枝还家，兄妹相见，元虚道：“为兄的因受匪人之气，在家纳闷了这几时，故许久不曾到山来探望得贤妹。今日贤妹归来，真乃志愿满足。只是山受这三年的清淡，比前消瘦了一半，实实亏你，”瑶枝道：“福薄之人，自该受些清淡，有甚亏处？但做妹的在山闻得哥哥群英社事，大是可耻。昔日爹爹也曾为你延师授业，难道竟无半点墨水入肚不成？自古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今既失学，只该虚心藏拙，闭户自修，何故反去设盟立社，请人上门，讨这没趣吃，岂不更为可笑？况爹爹在日，薄有声名，今一旦被汝扫地，令人轻薄，不知哥哥是何心也。”

这一席话说得无虚面赤耳热，不觉羞变成怒，道：“别人欺侮我，你也来欺侮我，难道料得我竟没有半点墨水的？屁文章是也还做得两篇来的。那日因要做诗，我却不曾学得，故一时争闹。又非做贼做强盗，败坏门风，有甚扫地不扫地？”瑶枝道：“有了墨水，凭他诗书六艺之文，皆可应酬，岂有做得出屁文章，却做不出屁诗词的？既不能建旗鼓于文坛，又何酒食之多，摇头摆尾，会李招张，作此鄙夫之事？我是句句药言，自今以后，须知过必改，发愤寒窗，以博上进，不失先入之志，为家门之幸。”元虚默默无言，垂头而出。这正是：

本将好语同他语，反把忠言当恶言。

说这夏元虚当下被瑶枝抢白得羞惭无地，心中却甚怒。一日早晨，毕纯到来，元虚忙出相见。纯来道：“如此艳阳天气，何不同去湖上各到处步步，却只在家中用功？”元虚道：“有甚用功，日日纳闷。近来闻知藕花居水无声长成得越发标致，今早正要来约老先同去散散闷。”纯来道：“兄去访她还是嫖饮，还是嫖宿？”元虚道：“宿必饮，饮必宿。老先何一言而彼此其说也？”纯来道：“原来兄还不知。这小娼近与陈秋遴梳梳，两情甚笃，只有陪酒，不肯伴宿。若要强逼他的，身佩利刃，就要自刎，故尔小弟是这等说。若只饮酒淘情，尽可去得，如要去嫖宿，此又何苦乃尔？”元虚见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怎的，原来如此。这个但请放心，量她决不肯轻生，我也决不去偿命。这无过是妓家骗人的常套。自古以来老先曾见哪些妓女人家，出了几个黄花烈女，造了几个贞节牌坊？若具如此心肠，就该于归秋遴而成室家之好，这才是从良的义妓，岂尚留连于烟花为他人侑酒？此情之真伪见矣。不敢欺说，那花花柳柳风月场中，再不能瞒过我学生的。”只这一席话说得毕纯来连连点头道：“是耶，是耶，不错不错。那些枕边立誓，剪肉香疤，可知都是诱人之法。吾兄议论透彻，可为嫖鉴。兄妙人也，去必得趣。小弟奉陪，亦觉有趣。”元虚即留纯来便饭过了，两个一同出门，高高兴兴的来到藕花居。

入得门来，正值无声晓妆初罢，在堂前浇灌那栏内的牡丹。忽见二人步入

，无声认得元虚是个无赖公子，急欲避时，早被元虚一眼瞧着，叫道：“有客相访，迎接才是，怎么反欲退避？”无声无奈，只得上前假陪笑脸，迎入坐定，道：“茅舍荒凉，不知二位贵人到来，有失远迎为罪。”元虚笑道：“一晌不见水姐，果然又俏了，许多。闻得近与陈秋遴梳梳了，却就忘记了我夏元虚，也忒薄情。”水无声见说，杏脸微红，低首不言。毕纯来道：“水姐不来罪兄薄情，久不过访，兄反罪水姐薄情，怪不得水姐有些着恼。”元虚笑道：“不必着恼，设东陪礼何如？”使向袖中摸出一锭银子，叫汤保说道：“与我去办些甚么东道来。”汤保笑道：“杭州的常饌无过是烧鹅羊肉石灰汤，那里用得这一锭银子？”元虚道：“石灰汤岂是我相公吃的？可去沽些惠泉三白，或蠹爆豆酒，蜜淋漓香雪烧都好。吃得我相公醉了，与你家姐姐才有些兴。”汤保道声晓得，却掩着嘴笑了出去。

少顷酒备，三人坐定。无声见此俗气，甚是麻烦，无奈勉强持杯，然亦只是低头默默。毕纯来道：“水姐为何今日闷闷不乐？想是不耐烦小弟在此，小弟先别去了。”元虚道：“老先又来不在行了，这正是水姐的多情，这叫做‘尽在低头不语中。’既是水姐不乐，待我动起乐来。”因向壁上取下紫箫在手，道：“水姐向高音律，学生班门弄斧，休得见笑。”因将那箫横捏而吹。汤保在旁笑道：“相公横了。”元虚方知错认了笛，也笑道：“怪道没处下手。”因复直吹，可煞作怪，再也吹不响。毕纯来笑道：“为甚用了这一把气力，竟像吹火筒一般不响一响？难道又是甚‘尽在低头不语中’不成？”元虚道：“老先你不知音律之妙，这就叫做箫管两头空，吹响一半功，如何性急得来？慢慢地自能作响。”因复用尽干生之力，挣了半日，方才吹响。吹了一回，毕纯来道：“吾兄妙音是哪里传来的，唤甚牌儿名，这等好听？真乃响遏行云，广陵绝调。”元虚道：“学生幼时从一业师，乃是苏州人，吹弹得好，传授学生。这一调叫做‘闹五更’，是诸曲调中第一个大牌儿名。”说得无声忍笑不住。元虚道：“如何？只这一吹，吹得水姐快活了。”

毕纯来道：“少刻吾兄在阳台之上，想水姐还快活哩。今酒已酩酊，天色将暮，小弟先别，省得担搁吾兄好事。”元虚道：“天色还早，何妨再饮几杯？”无声道：“二位尊居都在城中，此去归路甚远，倒请趁早回府。此地有兴，不妨再来。若欲枕席之欢，妾已对天立誓，决不为此。倘以威势相逼，身有利刃，唯死而已。伏望存君子之心，是妾之幸。”元虚见说，笑道：“水姐是何言也？谁不知你与秋遴情好。他是布政之子，我也是吏部之儿，有甚不如？他枕席得，我偏枕席不得？何厚于他而薄于我？这是明明欺我之谈。你将这死来吓我，我就怕了不成？”毕纯来道：“水姐虽然不是，夏兄也不须动恼。自古事宽则圆，或是水姐怪兄来意仓卒不虞，亦未可知。”无声道：“人各有志，芒得

相强。二位请便，贱妾失陪。”说罢，起身入内。

毕纯来意欲上前劝谕，早见门已闭上，气得个夏元虚一腔高兴如冰投炭，不觉大怒起来，嚷道：“莫说别处，就这杭城妓女，我夏公子也不知嫖过多少，从不曾见这小娼敢如此放肆。你这娼根是几品大的，这般做作？”

正在发话，只见鸨母走来请罪道：“二位相公老爷不必动恼，千不是万不是，是我家这小娼不是。因老身从幼娇养惯了她的性子，所以不识世务，连老身也压她不下。乞相公们宽恕她。”元虚道：“放狗屁，既是这等娇养，就该王孙公子一夫一妇的去了，还要开这门户怎的？难道你这下贱娼家，倒比我公子爷高贵些么？只说得一声失陪，竟跑了入去，这等可恶。明日我先叫些小厮打得你一个雪片，再到当官去处置你的罪，才见我夏公子手段。”鸨母道，“这小娼因与陈公子交好，两个立誓，一个要娶，一个要嫁，竟害了失心疯，所以这等。毕老爷还是要你做做劝善大师，凡百看老身薄面。”

毕纯来道：“你女儿忒没规矩，如何教夏相公不要着恼。就依你说，也该柔声下气，委婉回复，怎便像鲁男子闭门不纳光最？他公子生性难道受得此气？况门户人家来的都是主顾，那里守得这贞节二字的？依我之见，落得赚些银子。陈秋遴他一个布政的儿子，怕没有乡绅大老千金小姐为配，来娶你们门户人家的女子为妻？况他还有父母在堂，也由不得自己主张哩。等待得人老花残，那时悔之晚矣。你者人家还不自放出个主意来，倒说娇养惯了。”只这一席话说得鸨母哑口无言，低头叹气。元虚道：“他明明把陈秋遴压我，欺我。陈秋遴娶得，难道我夏元虚就娶不得了？身价银两，一千五百也是看得见的。”一说，一头向毕纯来丢个眼色。毕纯来早会意，便将鸨母衣襟一扯，招她去外面打话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翠被机缘浅，催教跨彩鸾。

只因这一打话，有分教；半载夫妻分散，十年父女重园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评云：

读此书者，无贤无愚，莫不谓下回妓馆飞仙，是为青楼人吐气。吾则谓下回之吐气显而廓，犹未若此回之吐气隐约而有致。盖迎新送旧，尽解谑骂门户中人之无情，乃我不知其反躬内考，毕竟自居何等也。我想晨起披衣，旦旦信誓，犹未绝口，真若唯此间乐者。饿而出门遇美，旋又神魂俱撮，以病继之。夫天下多美妇人，而我之神魂不能两用，丰于彼，必啬于此，然则陈秋遴者，曾何异眼角传情即转眼不复相识之妓乎？此作者微意。而入下无声闭门拒客，株守待兔，不啻不肯二色之义烈汉，正所以与上形击者，固自易见。至其写

夏、毕两人，与前苏、王、陈一样谩谐打诨，而雅俗迥殊。是其笔妙，尤有兼画比风云汉两图之绝技也。

第十回

水无声妓馆飞仙

诗曰：

楚馆停歌舞，秦楼罢管弦。

驿鸾人已去；砌草自芊绵。

说这毕纯来，因见元虚之言有欲得水无声的意思，便将鸨母扯到外厢，对她说道：“我方才之言都是好话，你不要错了主意。这个夏公子挥金如土，极是仗义疏财的。你女儿若嫁了他，真乃一生吃着不尽的造化。就是你老人家，下半世亦有靠托。错了这个喜神，只怕再寻不出第二个夏公子了。”鸨母道：“我非不知夏公子是个喜神，奈这小娼一心只在那人身上。若逼他另寻配偶，就要寻死觅活，所以连老身也奈何他不来了。夏公子果然要她，除非怎样设个法儿，断绝得陈秋遴往来方妙。”毕纯来道：“只要你肯，这个倒请放心。”因附耳说道，“陈秋遴的父亲与我极是相好，只消我去谈谈的几句说话，包管不敢再来。若事体成就，我毕老爷是不来想你谢的。”鸨母笑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皆出毕老爷之赐，怎说这话？自然加一奉酬。若是聘金五百，谢仪竟是一个元宝。”毕纯来道：“这个把元宝，也不在我老爷心上。成就了你们的好事，倒是我老爷的一桩阴鹭。不然恼了这夏公子，他有钱有势，你门户人家把鸡子去迎石头，如何做得对手？那时弄得个七死八活，就是陈秋遴，我方才所说的有父母在前，由不得他自己主张，这正叫做‘驼子跌一交，两头不着实’。你家女儿年纪小，还不知这些利害。如今依了我的言语，好好去劝谕她回心转意，就是她的造化到了。所说聘金五百，也不为多，待我与夏公子说看。”鸨母点头道：“毕老爷之言，老身无有不依。但这小妮子，者身自幼费了一片心血，那五百之数，是分毫难少的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不敢屈留。夏公子他还怒气未息，毕老爷再要你好言劝他回府。”

毕纯来向元虚道：“天色晚了，一同回去罢。”元虚道：“老先生请，我坐在此，怕这小娼不出来陪我睡？看她这几间房子，住得稳住不稳。”鸨母陪笑道：“夏相公请患雷霆之怒。小女若得伏侍了夏相公，日后正要夏相公照拂哩，怎说这话？”元虚道：“不受抬举的，谁希罕她来伏侍？”毕纯来一把扯了元虚道：“凡事看弟薄面，且请回府；”径扯着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

霄壤旷隔，勉强纠缠。

说这毕纯来，与元虚一路说道：“方才小弟如此这般，才说得那婆子心肯，要想我替他设个法儿，断绝陈秋遴的往来。我说这个有何难哉，只消我在他父亲面前几句说话，再也不来了。那婆子说要千金身价，小弟已许他六百，她还嫌少，吾兄还是如何？”元虚见说依允，不胜喜悦道：“晚生内室乏人，每受舍妹之气。今蒙老先鼎力，玉成此事，极所感激。但六白金也不算少，他还嫌轻，老先面上就再添一百何妨。只是断绝秋遴之说，倒有烦者兄明天即为一往。”毕纯来道：“目下秋遴卧病在床，就迟些亦不妨。倒是水无声这女子，年纪虽小，性却古怪。恐防作急不来，也须缓缓的图她个心允。”元虚道：“老先所谕虽是，但从来女人水性杨花，那里把持得定。不过一时之气。她见秋遴不去，自然也渐心冷。”

两个说话之间，不觉已到元虚门首，元虚邀住道：“天色已黑，此去老先尊府尚有三里之遥，就在舍间草榻，明早回府罢。”毕纯来道：“只是取扰不当。”元虚道：“老先又来客谈了。晚生家酿新熟，与老先挑灯共酌，惟勿罪褻渎为幸。”一头说一头手携着手，一同进内，也不向前厅客座，竟至元虚房。两个夜膳之间，少不得又将日间的事情，说说笑笑，直至更余，酒醉方睡。

次早，毕纯来辞了元虚归家。又过几日，不期事有凑巧，毕纯来有一个表兄叫做李之生，却是两榜出身，在都选了福建福州府知府，赴任过杭。因上京候选时，许下天竺香愿要完，遂借毕纯来家中住下。毕纯来无奈，只得破钞相款。不想杭城之中，李之生的同年旧友甚多，一住下了，每日去东西拜望，不能起身，嚼得毕纯来暗中叫苦。

这日恰值陈坤化也来拜望，亦系李之生同年。毕纯来触起元虚的事情，亦整衣出见。少不得先是李之生与坤化开谈，彼此各道想慕之意，李之生道：“老年兄名成勇退，训子抱孙，正在极乐世界。晚弟犹仆仆风尘，良深内愧。”坤化道：“弟臃肿无能，愧叨天禄，故谢职归休，作一田舍翁耳。”毕纯来便接口道：“只待令秋兄高发，老先生即是太封翁矣。但令郎世兄这一晌少会，想必是在府用功。”坤化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生手不肖，日事嬉游，近有病在家。”毕纯来假意吃惊道：“原来抱恙在府。不是晚生多嘴说，令郎少年，老先严防他才是。”坤化道：“小儿有甚事情？毕兄必知其详，乞为弟明白一言。”李之生笑道：“舍表弟愚直，太觉语言唐突，望年兄恕责。”毕纯来正色道：“岂有此理。表兄相知即晚生相知。今秋兄有病，事关性命之重，岂可不以直告，使陈老先生不知病所由来乎？”坤化道：“毕兄爱我，忠言何有唐突。竟请据实赐教，极所感荷。”

毕纯来道：“令郎秋兄非有他故。因近来与湖上一个妓女，叫做水无声，两情甚笃。更可笑者，竟对天立誓，约为夫妻。令郎少年情性，那晓此辈利

害?她不过是骗汝财帛,耗汝精神,废汝举业,非徒无益,而有害实甚.老先生再不约束,所忧宁止于此乎?”坤化道:“原来有此情节.怪道未病之先,假称往苏游学,却又仍在湖上.那时弟就有些疑心,由今回想,其迹显然.若非毕兄言,不肖终入下沈矣.从今总不放出户就是.”毕纯来笑道:“事虽如此,令郎闻知必切齿于晚生矣.”李之生道:“既有这事,赖此直言匡救.秋兄虽怪,年兄必然喜悦.”坤化道:“毕兄之于小儿实有再造大恩,岂得见怪,还当领拜谢.”三人又说了些闲话,坤化作别回家.也不说破其事,只不许秋遴出门,防闲甚紧.秋遴病愈后,想要藕花居去会会无声,怎奈寸步不容他展动,明知有人放了风,却亦无可如何,只是日日呆坐纳闷而已.这正是:

隔断红尘三十里,白云明月两悠悠.

且说夏元虚在家候了几日,不见毕纯来回复,心中狐疑不定,只得起个早,来至纯来家中.值纯来尚未睡起,在堂前坐了一会,吃过了茶,才见毕纯来缓缓踱将出来,道:“夏兄为甚来得这等绝早,使弟有失迎迓,”元虚道:“数日不见,心若悬旌.拜托云云,未知曾往一说否?”毕纯来道:“不要说起.从那日别兄返第,不料次日,有一舍亲选了福州知府,京中出来,在舍担搁拜客,忙了这几日,直到昨日才去.”元虚笑道:“这般说老先坏钞了.”毕纯来道:“小弟坏了钞,秋进的事倒替吾兄说割绝了.”元虚道:“老先贵忙,怎又得暇而往?”毕纯来笑道:“往是未曾,倒是他来相凑.坤化与舍亲却系向年好友,这日来拜舍亲,小弟因兄之事在心,故亦出见.于言语中间,渐渐说及秋遴,被我几句利害说话说得那老头儿目瞪口呆,十分相信.这番回去,眼见得秋遴是不敢出门的了,岂非事已割绝?今日正要来报吾兄,不期吾兄先降,”元虚道:“秋遴之事虽行,无声之心未妥,还望老先终始玉成,明日恳驾一往藕花居,订定佳期,何日好送聘金过去.”毕纯来道:“这又非门当户对.何必问名纳采,择吉完姻?只须明日携了那七百两头,却得小弟亲往,问那鸨母与无声肯允,即将白物交兑与鸨母收下,这无声就是兄的了,要迟要速,皆出诸吾兄之意,何须问她?”元虚点首喜笑道:“老先尊谕不差,但是有费老先往返神思,奈何?总之,酬劳有日.”毕纯来笑道:“妙哉,吾兄之言也.然虽如此,与兄相知,哪里论得劳与不劳?只要吾兄异日高发,垂青一二,就见盛情了.”两个又说了些闲话,方才分手.

次日毕纯来到元虚处,取了七百两银子,自己瞒下三百,把那四百用拜匣盛着,叫自己小厮拿了,一径来至藕花居水家.恰值鸨母立在门首,相见一同入内.毕纯来笑道:“我者爷的计策如何?陈秋遴这几时来也不来?”鸨母道:“陈秋遴果然不来,倒是我家这小娼心迷意执,由你千言万语,竟抵死不从,奈何?”毕纯来道:“你怎的说法,焉有不从之理?”鸨母道:“我说吏部夏

老爷的大公子，极是风流慷慨。他室内乏人，欲将千金聘你，可依我做娘的。允了这头美满姻缘，便是你自己一生受用。她说此身已属陈公子，决不违盟另嫁。老身又好言劝她道：“陈公子少年生性，不过一时之兴。他有父亲在前，怕没千金小姐作配，却来娶你为妻？况他许久不来，早已负你热心，伺苦还要执迷不悟？这夏公子意思真切，煞是有情，还是依我说话，允了罢。”那小娟说道：“陈公子目下卧病在家，因此不来。即使他负我，我决不负他。若欲别嫁，有死而已。”毕老爷你想，这小娟如此倔强，叫我如何处置？”

毕纯来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这等小小女子，惩治她不下。妈妈你也忒没手段，若是依我的主见，不怕不从。你是她的母亲，婚配都要由你，岂有女儿自己主张的？我毕老爷在夏公子处费了许多唇舌，只肯四百之数，今日现带在此。你若允，竟自收了，落得赚这四百两银子。就是你女儿目下倔强，到得嫁去夏家，吃着甜头，自然心满意足。她若必竟倔强，你何不放出皮鞭的手段？蝼蚁尚自惜命，怕她真个死了？打过之后再将好言劝谕，劝谕不从再打。这叫恩威并用，不怕不匾匾的伏着。”鸩母连连点头道：“毕老爷说的不差。原是我自己做得嫩了，以致这小娟装娇撒痴。自今以后，老身就用水火炼炼这小娟，不怕她飞上天去。但所说的是五百，如今却只四百，还要毕老爷金口，劝夏公子添些。”毕纯来道：“夏公子只肯三百，是我再三说了，才肯四百，如何再添得出？除非就将妈妈所许我老爷的谢仪，一发分毫不要，算做完了你，如何？也完了我老爷一桩好事。”说罢，向跟随的拜匣内取出来，交与鸩母，道：“真纹足兑，请收了，只要与我一个执照，去复夏公子，明日好来要人。”鸩母见了这一拜匣白晃晃的银子，不觉欢喜道：“毕老爷金面，只得奉让一百。但这执照老身又不会写字，却去央谁？”毕纯来向袖中取出一个大红金贴来，道：“婚书我已写在此，只要妈妈画押。”鸩母道：“老身不识湖南净的，还望毕老爷念一遍与老身听听。”毕纯来高声念道：

立婚书亲母水氏，今有生女水无声，年十六岁，七月初七女时建生，凭媒说合，与夏公子为口室，得聘金七百两。此系彼此情愿，永为秦晋之照。

毕纯来念毕，鸩母道：“聘金只有四百，却如何写是七百？”毕纯来笑道：“此乃夏公子的主见，怕你回赎之意故特多写三百。”鸩母也笑道：“出嫁女儿哪有再去回赎的道理？这也过于小心了。”因又指着“为室”两字道：“这里为何空了一字。”毕纯来被那一问，倒慌了一慌。原来这也是他奸猾处，好等元虚侧室次室方好填写的意思。便随口掩饰道：“室是夏公子的室，理合抬头尊他。今空一字，也就算做抬头了。”鸩母笑道：“原来这种道理。”因将笔去下面书了一个个字花押。单纯来收来袖了，鸩母亦将银两收入、治酒款待。直吃到下午，毕纯来别去回复夏元虚，准备打轿拍人不提。

且说鸨母送了毕纯来，起身进来笑向水无声道：“今日吾儿喜事到了，为何还是这般愁眉不展的？”无声道：“薄命之人有何喜事？”鸨母道：“为你终身大事，做娘的费了许多神思。今日毕纯来老爷为媒，已将你许配夏公于为主。方才聘金四百两，做娘的已收在此，岂非喜事？”无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虽是母亲好意，但孩儿与陈公子订盟在先，母亲受夏公子聘金在后，岂有负其先从其后者乎？望母亲成就孩儿之志，早早璧还夏公子聘金。”鸨母笑道：“痴妮子那有收了人家聘礼，再送还得的？况送旧迎新，是我栅晰人家的本等，那里论得先后，守得贞节的。且陈公于有父亲在前，岂能由得他？你是聪明人，好好依做娘的，明日就是你的佳期了。”无声冷笑道：“既母亲这般执意，孩儿死期近矣，再无别说。”

鸨母见说，怒道：“这小婚真乃不受抬举。做娘的无过是好意，善言善语来劝你。你到如此执密，难道不怕我皮鞭的么？”无声道：“宁可死于皮鞭之下，决不易志别嫁。”鸨母大怒道：“这小娼动不动就把这死字来挟制我，如今请试试我的皮鞭，看你死得成死不成。”一面骂，一面便将无声衣服剥去，将皮鞭乱打，可怜柔嫩肌肤，怎当这老娼狠毒，要时遍体青紫。正是：

宁将弱质迎鞭打，不抱琵琶过别船。

说这鸨母正在白云留痛打水无声，只见汤保走入说道：“外面有一老道要见妈妈。”鸨母道：“这无过是游方募化的，与他些少米粮，打发他去就是，又不是爷亲娘眷，也来大惊小怪怎的？”汤保道：“他说是甚毕老爷请来，必定要见妈妈的。”鸨母见说，放下手中皮鞭道：“且暂饶小娼片刻。”口里啁啾道：“我家又不要攘火灾拜水忏，毕老爷请这道士来怎的？”一头说，一头走至堂前。只见那道士生得童颜鹤发，仪表非凡，飘飘然有出尘之概，向着鸨母道：“贫道稽首了。”鸨母见他不是抄化俗道，不敢待慢，忙回礼道：“师父何来，要见老身怎的？”那道人道：“贫道就在本地城隍山居住。固生平善于劝化世人，凭他好的，恶的，痴的，愚的，顽劣的，执幻的，种种难解难分之事，被贫道几句说话，无不依允，故人人唤贫道做劝善大师。今日偶在湖上遇见毕老爷，说妈妈的令爱许配夏公子，今早纳聘四百金，明日成亲，恐令爱执迷，故央贫道来奉劝，别无他意。”鸨母见说大喜道：“既是师父这等法力浩大，又是毕老爷奉请来的，自然不差。但我家这个小女，生性十分迷执，动不动要死要活，全仗师父法力，劝得她回心转意，自当重谢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妈妈但请放心。贫道自有劝法，包管明日欢欢喜喜的顺从你老人家。但你这令爱的性子，乃自幼娇养所致，非比泛常习染，一言两语便可解释。况今又得遇陈秋遴、已成了一个有名的性子，叫做敲钉转脚性，真乃牢不可动。须得静室一间，不许人声混扰，待贫道缓缓的劝她转来。”鸨母道：“师父之言，明见万

里，既要幽静之处，白云留即系小女卧室，极是静的，者身引导。”

说罢，引了老道人来至无声卧房。只见无声泪痕满面，鬓发篷松，倒卧在床。鸩母走近扶起道：“不是做娘的难为你，也无过是要你好。今请了这位劝善大师在此，肯依他的说话时，享用不尽哩。”无声将那道人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任凭有苏张之辩，也总归无益，老师倒不必饶舌。”老道人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虽无仪秦之口，却有普化之能。妈妈你自请退，贫道有妙法化她。”鸩母见说，只得退出房外，自去料理素斋请道人不提。

且说那老道人，将房门闭上，复身坐定道：“汝之立志甚端，我已尽知大概。但汝与秋遴缘法已断，不能再会，此系大数前定，而汝终身却将奈何？”无声笑道：“既知我端，可知邪言难动矣。妾立志不二者，礼也，缘法已断者，天也。妾先其礼，由其天而已矣，岂复为终身之谋而违天背礼乎？”老道人大笑道：“数言悟道矣。但汝可还认得你父亲文锦澜否？”无声见说，惊问道：“文锦澜乃妾之父，师父何以知之？”老人道：“即我便是，何得不知？”无声冷笑道：“师父又来诳语了，我父已死，怎言是你？此不过毕纯来遣作说客耳。”老人道：“我恐鸩母见疑，故假称毕纯来所使。难道十年之隔，顿尔忘却汝父音容耶？”无声将道人仔细认了一认道：“既是我父，必知家中之事。若能一一道出，方为不谬。”

老道人即历叙前情，并后来协镇天台被仇诬告，怒杀莫宅，一门，逃入山中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我栖止天台中，即天台道人。得遇青霞真人，授以吐纳之术，已得炼就长生，蒙王母录入丹台。”无声见了始末根由一些不差，方知果是父亲，乃跪了泣道：“自离膝下，倏忽十年。每忆当年，心如刀割。念儿不幸堕入烟花，受尽无限凌逼，还亏立志自守，未至伤名败节。今闻爹爹竟得成仙，是犹不幸中之幸也。”天台人道：“此系定数如此。因汝与陈秋遴向有半载尘缘未了，故迟至今日，方来度汝仙去耳。”父女说话之间，鸩母送素斋入来，见无声面色怡悦，料是有些回心，私喜而出。

父女吃过夜膳，已是黄昏。天台人道：“今汝尘缘已断，不必再尔留连，因向壁上各题诗一首。天台道人于袖中取出两个葫芦，化作一双白鹤，父女各乘其一，从窗间飞出，并举腾空，望天台山而去。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此楼千载空悠悠。

自从无声这一飞升，有分教：红楼寂寞，白木咨嗟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评云：

自王儒吐酒楼语伤毕纯来后，读者挑灯擦眼，急欲观纯来之向蔡其志萋斐

厥婿。乃阅如许纸，至入此回而反先见其向陈坤化潜毁其子，真乃笔颠墨倒，极行文之奇致。而亦以见小人于语言之忤，尚不甚介于心，性财利所在，遂刘不追旺，非仇亦仇。其发也，若有所迫，不能少缓，而且愈急于前之面斥辱之者，为可叹也。七百金仅得四百入囊，而遽为之易宽以猛，且汲汲焉提心在，托言好意，以明非自为谋。愚诈青毒若此鸩者，其又可向人类求之哉？